

中宗大王實錄

第五十七之八

0194231
no. 29



194231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五十七

五月癸未朔

御朝講持平金紀曰安陰訓導文德麟陽德縣監金願

等疏陳之事雖未可盡行其間若貢物隨土產改定之事則庶或可採

而只下該司該司乃防啟此殊無求言之意請廣議若可行者則行之

何如○傳于政院曰於經筵持平以物產事為言前日以此陳弊者亦

多矣近日文德麟金願等疏亦言此事予亦深慮之矣但人情安於故

常前所不為之事若行於今則雖小事民必以為大弊戶曹所以防啟

者亦慮此意也且物產無常在古產於全羅道者今或產於忠清或產

於江原以本道不產之物轉貿於他道其弊不小然若移定產邑則其

邑之民必生怨咨慮復有以此事陳弊者矣何以為之其招政府郎官收

議十大臣以啟○判義禁府事張順孫知義禁府事韓亨允李沆等以

金汝光上言訴其父友
曾犯職事啟曰臣等詳觀金友曾元推案則初推時以友

曾自定州牧使呈辭上來時判官備送一路行糧到京後以其所餘

之物輸入本家取招而照律時則以監守自盜之律計贓定罪照律與

招辭各異故取稟亨允啟曰其時臣為平安道觀察使聞友曾邇來時
本官甚薄待此關於風俗故推其判官則以某某物備給發明臣之推

之者非推友會所犯也。只為其關於風俗也。而新觀察使反以優給推其判官。故其事至此矣。於其上言並舉臣名。故啓之耳。其上言云若問其時監司韓先則傳曰。此已錄賊。今雖來稟。自上難可。只因其上言而命改也。其時臺諫不偶然論啓。而有司亦斟酌為之。卿等若以招辭與照律不當。則其以此報政府可也。張順孫等啓曰。禁府乃詔獄。雖一罪皆自。上裁斷報政府。無前例。故敢稟傳曰。當議于政府矣。○御文講。○甲申遣刑曹參判洪彥弼如京師賀聖節。○丙戌三公議啓曰。物產或古有而今無。或古無而今有。以無責有。民弊固多。果如上教矣。但在古產出之郡。今雖不產。貢額猶存。若移定於今產出之地。則其民亦必怨咨。又有以此為陳弊者矣。臣等之意。以為姑待年豐。各別設局。更辨物產有無之處。酌定。不可以一人之言而輕改也。金友會取招與照律果不同。然錄賊已。以今難輕改。上教至當矣。但友會前以定州牧使呈辭出來時。判官以糧料備給云。然則非監守官物而自偷也。前日以此下問時。臣等亦以曖昧之狀啓之矣。今更取供辭而見之。友會及事干招辭。皆謂判官所贈云。賊吏之法固當嚴也。如盜官糧者必罪之。以分明之律。而後伏罪者亦可心服。而賊法嚴矣。今金友會所供。則與照律異矣。傳

曰物產事知道金友曾事政府議如此改分揀照律○掌令黃允峻啓
曰內官許順亨與朴紹人良也相訟公事自漢城府移來本府而本府時
不取招矣但臣之四十宋好義孽同生宋千同素出入於臣家今朝以
見臣事到臣家而還其家時朴紹執捉於中路曰汝以許順亨婢夫必
為順亨請托而來也以此縛致於臣家多般庸言陵辱太甚又縛致千
同於本府極口揚說臣在職未安請適之史臣曰時公道不行奔競成
風人心憤怨故有此事傳曰朴紹以訟者無現捉之事而縛致千同到
於臺諫之家如是陵辱至為驚愕也此必欲移公事於他司之術也尤
為過甚朴紹所犯令詔獄各別推考科罪不可搖動臺官也其勿辭仍
傳于政院曰其令禁府推之而又慮有逃躲之弊其即先囚允峻辭避
至于四竟不允○憲府啓曰朴紹以其隻許順亨婢夫宋千同往來掌
令黃允峻家陵辱於其門又縛致其人於府庭極口辨說事甚駭愕自
上知近來弊風即命有司下詔獄治之使不得搖動臺官斷之至矣
宋千同既往黃允峻家允峻不接待似不失矣但以臺官受辱至此果
為未安其辭避當矣宜從所啓傳曰訟者歸答訟官此雖例事未有如
朴紹之陵辱臺官故特命推之若適臺官則奸細之徒寧受其罪而敢

辱臺官此風不止予意以謂不可適○京畿陽川有虫○黃海道新溪

地震黃州等二十二邑有虫○丁亥傳于政院曰金友曾錄案事其招

辭與照律異故已命改分揀但此事今已十餘年義禁府堂上及大臣

所啓之意未知何如也大抵錄賊之事其罪不小若友曾招辭果與照

律異則其時義禁府堂上當審察處之而致令十年之後改分揀此殊

不似國事也其時禁府官吏姑先推考後改分揀可也○下政府公事

于政院曰乃漢城府刑曹捕盜將等報政府事也其公事曰傳教內

垣類缺處連作長圍四面各出一門常守直又擇其中心行謹慎者

作統十家糾察來往人其或空手而出挾物而入者必問所從來若於

荒唐者告官推覆又東大門內兩橋間大路南開川北人家過半才

人白丁所居都城內外賊黨因緣出入聚為賊穴請擇定與察人元居

人照名成籍後使無籍人不得求居如有遊手衣食行止荒唐者捕告

捕盜將云云政府啓目曰都市中作長圍禁盜事不合國體擇定同察

人事亦為煩擾並難舉行但十家近日捕盜將及輪對官言圓覺寺基

作統察來才人等事依牒呈施行地多聚閑雜人請禁止故傳教耳今觀此公事似難舉行才人白丁分

辨之事尤為不便大抵白丁才人等與凡人不同似不得以容貌辨也

其間或有非才白丁而見捉於作統之人則反為賂遺而得免矣此弊

亦不可不慮也今政府亦以為並難舉行云予意亦如是耳但京中之

盜賊興行無如此時前日以五家作統持搖鈴禁盜賊而近來又慮其

有弊不舉行矣今者盜賊若是熾盛雖未可爲五家作統之法而若以十家作統依前例持搖鈴巡更事更爲公事入啓之意招政府郎官傳之可也且來去人糾察條件及空手而出挾物而入等件不問于政府而直爲判付可也○日暈○戊子弘文館副提學趙邦彥等啓曰大抵以訟者陵辱動搖臺官之事不可開端也掌令黃允峻以訟者朴紹陵辱來辭而本府亦以此啓適黃允峻若有所失則府當直斥其實而啓之若無所失則不當以訟者之陵辱適臺官也且聞縛致千同于府庭辱罵臺官云是臺官皆受辱也當全數避嫌可也而反啓適允峻亦異於事體矣傳曰弘文館所啓甚當朴紹縛致宋千同于府庭是果皆受辱也臺官固當全數辭避而黃允峻不當獨避也司憲府其皆適之○諫院啓曰今觀金友曾錄案改分揀傳旨友曾招辭雖與照律相異然朝士錄賊事當初必不偶然覈實而照律矣十年前事改分揀殊無嚴賊罪之意此漸不可開端况前此無已錄賊而追改者今不可輕易分揀也傳曰金友曾事招辭與照律不同事來稟故自上不敢獨斷今議于大臣大臣以爲招辭果與照律各異故已今改分揀矣但果如臺諫所言錄賊之事固非偶然十年後改分揀誠爲未安故其時不覈正照

律官吏已令推考矣推其時官吏然後可知其是非矣○以金璫為司
憲府大司憲沈思順為執義沈彥光李希騫為掌令洪石堅安士彥為
持平○忠清道旱海邊尤甚不得付種 命送香幣祈禱靈驗處○已
丑領議政南袞啓曰今聞十一日水戰後觀稼事有傳教矣古者人君
春省耕秋省斂水戰亦為武備皆人君所當為也但前年凶荒畿甸尤
甚中外之民苦待兩麥而秋麩則雖似稍稔春麩則因旱損傷近日之
旱固非偶然皆由臣不職之過臣不敢安然在職也飢困之民安知自
上省耕習戰之意耶請今姑停待得兩農事稍成然後為之何如傳曰
水戰果不可為也但觀稼人君春省耕秋省斂之事皆為民也天雖旱
以念民事為之尤為無妨○御夕講特進官李思鈞曰今之朝廷紀綱
解弛其漸不小而不奉政令之弊無如今時有識之士必且痛心厚風
俗正名分此救弊之大者也請留意焉侍講官姜顯曰正名分厚風俗
所啓果當但今者凶荒太甚民之朝不慮夕者居半飢寒切身何暇顧
禮義哉其陷於罪辜者若出於故犯則誠可憎也若迫於飢寒則豈有
能固窮者哉今若欲必先正名則恐傷其根本也必須有 上輕徭薄賦
慈祥恤民使民有恒產然後可責禮義也今則民窮已甚失其常性不

可徒歸罪於民也近來連年旱乾而今年亦已半矣至今不雨兩麥焦傷不得結實加以蝗虫為灾盈疇布路今若失農則無知之民救死不暇安能率循其教哉古之帝王以六事自責側身修行以成湯周宣之聖賢猶且如是今之災變極矣救災之道宜如成湯周宣可也近日以留衛軍赴營繕之事臣亦議于本館或曰此非得已之事以無事留衛之軍可以赴役臣意此與自 上遇災修省一誠無雜之道異矣○諫院啓金友曾事不允○庚寅日暈○御晝講○諫院啓金友曾事又啓十一日水戰後觀稼事當初未及議論故未啓聞昨日大臣請停而命停水戰至當但春秋觀稼古也今春節已過而早熟大甚不必於非時有此舉也大臣亦豈偶然計而啓之乎觀稼事請並 命停傳曰金友曾事不允水戰後觀稼事大臣以為觀稼則為省耕水戰則為武備也然今旱氣太甚請停云予意水戰雖為武備然果近戲故命停但春秋觀稼雖例也然二三月則時未立苗故必於四五月為之而今年四月因有故今欲為之耳大抵春省耕秋省斂人君念民之舉也其事甚重自上雖或不為人臣亦宜慮人君之忽於民事使之省悟也○御文講講綱目至書法陳殺其大夫洩冶檢討官宋麟壽曰殺諫臣衰世之

事固不足道也若人主惡聞其過則其害必至於此大抵以人主之威
開顏借色樂聞其失下人猶不敢盡言況少有厭聞之心則其孰肯言
之以此高宗有言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又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自古人主孰不欲國家之治安而唯愛其君者能盡其言也但以人主
自聖厭聞已過故終至於殺愛己之臣反如仇讎危亡隨之人主必以
逆耳之言為美而聽納之可矣治平之世尤不可不謹何則自以為吾
政已修吾治已足故惡聞其失勢固然也而始勤終怠人情之常唐太
宗賢主也厥終漸不如初故治平之世尤忽進言自 上更加省察○
辛卯日暈○傳于政院曰近來年年祈雨而未得雨雖未必以此得
雨大抵祭祀在乎至誠不在乎瀆也後日獻官執事等受香時以誠心
致祭事反覆言之○憲府啓曰府中有所啓之事而今以齋戒不啓但
來十一日觀稼事前日大臣及諫院請停謂可聽納而府則近因位不
齋未即啓達今者旱乾太甚禾稼焦傷固宜側席憂旱非觀稼舉動之
時也雖無大弊豈無弊端乎請速 命停傳曰觀稼事自下請停自上
不必強為也但今旱乾太甚觀其春耕勤慢似合事體且 世宗朝有
旱災適觀稼而得雨故名亭曰喜雨觀稼之事亦不可廢也再啓曰春

省耕秋省歛人君所當爲之事也

上教曰當觀春耕勤慢而亦觀其

立苗也且引

世宗朝故事為教

上教至當然春秋觀稼必有時今

則旱乾太甚禾穀焦傷雖不觀稼可知也今宜側席憂旱固非觀稼之

時也且豈無弊哉請速

命停

上從之○京畿廣州高陽衿川交河

崇川通津等官有虫○慶尚道密陽水軍南致尚妻良女召史一產二

男一女○壬辰慶尚道三嘉幼學權敬銖上疏陳致災之由略曰外方

守令或非其人則初之任施以恩惠真若可信而民可逐其生業及其

歲久內慾漸萌不顧廉恥要遂其情官使臨民急於星火每稱供上徵

歛倍筵瘦瘡殘疾奉賦不遑奚暇遂其性而安其業乎亦或坐食公餼不

務王事厚遺賓客以求其譽交結傍郡會飲無常掌釀之吏卒至轉賣

田宅不支一年卷家逃散一日之訟彌月不決牒訴恹惚冤憫填胷遠

方訟者徒勤備糧是何意歟奉承君上之意揚地盡矣而且監司到郡

之日以為納媚之術多賀本邑所無之物或殺黃牛厚餉營吏營吏亦

以是為得或到處求贖徹夜劇飲若不如意反中其毒國廩空虛至不

得解由則又為科歛至於刑獄不分是非拘囚牢獄遷延日月或至十

年二十年而致死於獄囚家亦力於供獄不務三農上憂父母下怨妻

子有罪無罪渾歸一途通天之怨莫此若也及聞有徇史之奇則必移簿書出囚徒而待之過則滿獄中盈几上國之見欺何可勝言○開城府有虫史臣曰京畿開城府廣州等七邑及京城近處蝗虫滿野食牟麥黍粟根穗皆盡大饑之後中外旱甚蝗又為灾人民鬻然喪心○癸巳夜南方有氣如火○觀象監啟曰簡儀渾象世宗朝所造也觀天之器只有一件未便若又修補則無測候之具故前日請加造一件而今又畢造但舊象排置星辰及著漆處今或剝落請以新象排設校正其差違而今匠人仍修補何如且一象藏之何所並稟傳曰依啟修補一件置于內觀象監可也○兵曹以慶尚右道水使趙壽千書狀啟曰此云知世浦萬戶金仁祐撫恤軍卒防備諸事勤勤措置前者平安道上土萬戶金永柔防禦諸事皆為特異故適來時相當職除授事捧承傳矣此人則只撫軍隄備而已何以為之傳曰名目雖殊豈其異也此人亦依金永柔例捧承傳○平安道肅川安州价川三登江東中和祥原平壤有蝗○御夕講○憲府啟曰護軍鄭士龍以有才望堂上官遭父喪長在京家任然率妾無行縱恣大毀風教請勿齒仕版物論含蓄論不發者久矣至是慶尚道都事鄭萬鍾為六品纔十七朔而今陞五品論啟人皆快之

亦皆未便請改正且朴紹之罪初以不有朝廷陵蔑臺官捧傳旨推之而禁府照律甚輕衆心不快請改照重律定罪金友曾錄賊時推官推考事下傳旨故府欲緘問取推案觀之則當初金友曾以乾糧餘物輸入其家事承服故禁府以杖一百徒二年照律其照律與招辭不違矣錄賊事其後未知臺諫論啓歟付標判付非禁府擬律而照也以此觀之推考其時官吏似未穩何以為之乎敢稟大抵錄賊之事自祖宗朝必嚴其罪故禁錮子孫至曾孫乃叙者所以重其法也不可輕改金友曾事十年後追改殊非嚴賊法之意也此不可開端請勿改分據諫院啓金友曾事又啓今聞朴紹只杖一百贖云朴紹罪犯甚重所關亦大九人埋沒臺官之罪亦至杖八十紹非但以庸言叱嘯黃允峻也臺官齊坐處極口揚說是不有臺官也不有臺官者是不有朝廷也不有朝廷之罪何可只贖杖一百哉今臺官之見適正中朴紹願欲而其被罪反輕若是則後日奸詐訟者陵辱臺官之弊未可防也請改照律痛治其弊傳曰鄭士龍果有名望人也其遭父喪所為事未可知也但時任之職亦非顯官豈不可為軍職乎鄭萬鍾果未滿朔數然今人物不足不必皆滿朔數也朴紹事自上亦疑其照律與傳旨之意不同欲下問而但

此無正律故比照他律且禁府堂上非一頁必詳盡可否故不問也其
依啓改照律金友曾錄賊己以自上非欲改之也因其子上言下禁府
府堂上來稟故議于大臣已令改分揀耳禁府堂上推考事見金友曾
推案後當裁落也○先是忠清道唐津沔川洪州德山保寧等官有虫
是日下雨後並滅○甲午 御朝講參贊官趙邦彥曰禮之文質不可
偏廢而質尤為重故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後世之禮樂固不能如古而
樂尤廢焉古者宴諸侯朝聘之禮必用樂者所以宣上德而達下情也
祖宗朝赴京使臣及出使者賜宴必並賜樂以餞慰之有灾之時則已
矣不然則時時 賜宴不好領事權鈞曰禮樂豈獨行於朝廷哉有一
身之禮樂有一家之禮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一家和睦此禮樂之行
於家者也發必中節體信達順此禮樂之行於身者也人主必先修一
身之禮樂然後至於家國鄉黨推之於天下莫不皆然而修齊平治之
效成矣故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禮樂之本
在乎一身禮必以文為則失之於采樂必以器數則失之於蕩禮樂之
興必尋其本而已矣上謂許疏曰疏時為吏曹判書成均館師表之地不可不
擇美師儒亦必加選使無闕負可也許疏對曰近未見可任師表者觀

前抄師儒錄皆有名望人也俱合於教誨而用之於臺諫侍從故不久任學者徒仰慕重望而實無教誨之功臣觀 成廟朝館官不必有名望而以教誨為任者多矣今則未見其堪為訓誨者設使有粗通經書者必盡心其任然後可也近者以李謙為粗通經書而為司成視他人則有優但未知盡心與否也古者同知及司成司藝逐日仕進專以教誨為任猶恐不及故多有實效近聞姜胤通於經學且識字可任教誨而為典籍適被論見適學校之弊朝廷所知臣亦豈不欲擇可任者任之哉時未聞其人故未能耳特進官方有寧曰儒者不勤於業弊習已成近者通讀大學中庸今至於論語其勤學與否未可知也古者雖別試必講經故性理之學雖不易得而句讀之學多有通熟者近者別試屢不講經故句讀亦未能通曉至為憂慮臣有病且年老眼暗請適臣職而以可當者差之庶見實效矣許硃曰 成廟朝李克增為成均館同知雖別試必講經故多有通經之士今則雖句讀之學亦絕深可慮也權鈞曰 成廟朝臣以生負居館其時李克增為同知潘佑亨李文亨等為館官各分授訓下教誨之方甚為勤密國家試取必請講經句讀音釋皆有定規館官必為試官而取舍之故儒者講習必於學宮猶恐

不及臣亦為別試及第因克增啓以粗通四書三經以上者許赴殿試
且其時人不學易傳克增啓請通易傳者倍畫而自此多有解易者大
抵作成人未必師長盡心然後方可收效近來儒者多不務經學讀經
傳如覽史記各執已見滅裂目甚至為可慮委任館官必擇通經學或
善詞章者間任之使之培養不至偏廢甚當○憲府啓曰持平太斗南
不合臺諫請適傳曰依啓是日政除拜即論改○下金友魯推案傳曰此付標禁
制條或臺諫啓請或禁府遺漏隨後付標事年久不可記但觀禁府照
律初不舉錄案之意且歲月已以其時推官不必推也○臺諫啓前事
不允○以李沈為禮曹判書尹世豪為江原道觀察使許洽為司憲府
持平○乙未平安道肅川安州三登等官蝗○丙申禮曹啓曰觀測水
器下雨六分不至周足但雨勢似不止春堂臺池邊蜥蜴祭街巷祈雨
盲人祈雨及勿擊皮鼓遷市閉崇禮門開肅靖門事欲改擇日觀兩
勢更稟事前日傳教故更啓東藉田來報蝗虫自雨後十分內九分滅云敢啓傳曰
知道但雨勢如此時未洽足蜥蜴祭及盲人祈雨勿停街巷祈雨有同
兒戲可停之閉門遷市勿擊皮鼓等事改擇日可也○慶尚道南海縣
地震○戊戌 御朝講侍講官李龜齡臨文曰易以道體樂之原書以

道禮樂之實詩以道禮樂之志春秋以道禮樂之分故此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大抵禮者所以嚴上下之分也然徒欲峻截其分則上下有所未和故必作樂以通上下之情然後治道成矣三代以下禮樂只有虛文而無其實故終不能復古之治也且禮樂並行不悖故在先王朝雖嚴上下之分亦必通上下之情其於赴京使臣及邊方將帥之往必賜酒樂者欲使人臣感悅也近因年凶謹災廢之矣此雖非大關之事然先王舊典今皆頓廢亦涉苟簡如此事亦當省念執義沈思順啓鄭士龍鄭萬鍾金友曾正言黃憲啓金友曾鄭士龍又曰頃者宋千同出入黃允峻家被捉于朴紹朴紹以此凌辱臺官至為頑惡但千同非允峻族親而出入其家正犯奔竟此雖非允峻所失以奔竟定罪為當又聞前日禁府請推而命勿推云若是則無奔竟之法矣金友曾鄭萬鍾事予允其餘依允宋千同亦命推○御書講○御夕講○議政府據黃海道觀察使啓本啓曰遂安居同時以十五歲幼弱女子斷指活父誠孝特異依大典旌門復戶延安居趙貴成先王制禮雖賢者不敢踰越而父母之喪三年終制後至今三十餘年朝夕奠祭不食酒肉雖似可尚不合於禮但近來風俗偷薄如此之人亦所罕聞

亦依大典令戶曹賞物磨鍊題給以勵薄俗 上從之○濟州大靜等
地有虫食稻黍稷○已亥 御夕講○臺諫啓前事憲府又啓江原道觀
察使尹世豪前有物論請遶工曹正郎蔡世英前為工曹佐郎時有
物論駁遶而今為正郎未便請遶皆不允○庚子 御夕講○臺諫啓
前事不允○刑曹啓曰宋千同乃傳旨推考事故今請刑推矣但千同
乃宋好義家居婢夫而宋好義妻黃允峻四寸妹故俾千同問安否于
允峻家耳傳曰宋千同予意初欲不推矣諫院以為非族親而出入臺
官家請推云故命推之矣其以所啓之意為公事以啓○辛丑 御朝
講○傳于政院曰今年別試已令依丙子年規矩試取矣大抵科舉宜
以至公故製述則易書矣講書則試官有所知者或不窮問致有不公
之論矣聞中原之事製述時亦令舉子異處云我國製述既易書矣予
意講書時試官坐房內或隔帳使儒生坐帳外送相入講則試官必
不能以聲音辨之而不知為某儒也至講畢收柱而後問名何如此議
前日亦嘗有之其令政府議啓○臺諫啓前事不允○下兵曹備邊司
同議公事曰當初驅逐時擒來野人者為可贖還我國人也我國人未知
已盡贖還歟以囚野人而無以一人贖還故兵曹備邊司以入送南方為

公事矣但異種之類不可使男婚女嫁滋蔓於我疆且野人今皆被囚
未必知我國邊事予意欲姑囚以待贖還若然未贖還則欲皆放還本
土此何如其令政府議啓○壬寅臺諫啓前事不允○以黃孝獻為江
原道觀察使史臣曰孝獻士林之望時輩之所深許者恒為侍從頃雖
為親乞縣其貫見時議不諧側目者多知其必敗而先為避禍之地而
求補外者也後果不與於敗孝獻尹金孫之女婚也金孫之子自任與
其女胥竒遵及孝獻俱登第楊顯為一時之最及己卯之變自任竒遵
俱敗獨孝獻竟得保全孫神之○江原道旌善等郡有虫○癸卯 御
女講○臺諫啓前事不允○日暈○夜乾方有氣如火○全羅道殭疫
物故人摠一百四十二咸鏡道自三月至四月殭疫物故人摠五百八
十○甲辰司諫院大司諫南世準等啓曰宋千同犯奔競事臣等初欲
啓達而恐是黃允峻族親故不果其後詳聞則專不干族親故請推耳
今聞刑曹以宋千同為黃允峻四十家婢夫而請勿論自 上依啓命
勿推是刑曹以臣等所啓為不實而啓之自 上亦以為不實而命勿
推也臣等在職未安敢辭傳曰前於經筵諫院以為宋千同非黃允峻
族親而出入其家請以奔競罪之云犯奔競者自有其律故命推之耳

刑曹以為宋千同花妻即許順亨婢子而本妻則乃黃允峻四寸宋好義之婢也千同以妻上典之命問安于黃允峻家則奴在大門外答以上典不平云即還來時中路被捉故刑曹以奔競照律而又以族親家婢夫勿論取稟故命勿論耳刑曹非計較諫院所啓實否兩言之予亦專不計及此也其勿辭南世準等再啓曰臣等辭避則今不更啓但臣等前日詳聞宋千同非黃允峻四寸家婢夫故啓之若實其四寸家人允峻避嫌時當以四寸家婢夫因其主伴來之意分明啓達而只以四寸家孽族常時出入其家之意啓之以此觀之則其非四寸家婢夫明矣大抵奔競之罪不小故犯奔競者或刑訊或緘問族親與否問于其所往之家必多方窮詰辨其真偽而今聞刑曹不刑訊不緘問只據千同自謂黃允峻四寸家婢夫之言而但取三切隣庇護之招遽以為實輕忽啓稟至為非矣雖小小相鬪有元隻之事取招三切隣或有未盡處則並取公證之招得其實而定其罪况如此犯奔競之事本無元隻千同雖非允峻四寸家婢夫其切隣豈不欲庇護其罪不以其家婢夫納招乎且聞千同招辭曰妻上典黃允峻四寸妹寡婦使我問安否于允峻家及其母家云婦人若通問于族親家則例使女奴今千同乃宋

好義孽三寸而且婢夫也使問安否于允峻母家云者於情理乖悖尤不可取實也臺諫所啓之事輕忽推之此端一開後弊必大請推刑曹官吏而更推千同得實定罪傳曰宋千同爲宋好義婢夫與否予何能知之刑曹因其所招取稟故知之耳若實非婢夫則可推也但方推宋千同則不可又推刑曹也先推千同若不實則可推刑曹也仍傳于政院曰千同前旣被推于刑曹今若令刑曹更推則必避嫌而請移他司矣其令詔獄推之○臺諫啓前事不允○南世準等又啓曰宋千同旣命推矣但臣等之請推刑曹官吏者非但以千同非黃允峻四寸家婢夫而取稟爲非也奔競重事只據千同及切隣之招輕易啓稟所關非輕後弊必大故敢啓請並推刑曹官吏傳曰予意初欲先推千同辨其實否而後推刑曹而今聞所啓奔競重事若是則後弊必大云刑曹官吏其行公推之○議政府議啓曰科舉重事試官與舉子對面講書似爲不公隔帳講書 上教兄當且平安道野人不可放還本土亦不可遷移內地姑仍囚以待贖還何如傳曰其如議○乙巳日暈○丙午平安道碧潼郡大雷雨金昌煙臺甲士李春成李元貞監考李仇震死○全羅道南原等九邑有虫布野食禾穀○丁未 御朝講○領議

政南袞上狀辭職 命賜不允批荅○臺諫啓前事不允○平安兵使曹
閔孫馳啓麟山鎮境內大毋城此邊唐人等設漁網此近古所無如不
禁之終難處置直洞堡草項江邊彼人二十餘名持網子來到令女真訓
導呼喚則於江邊棄書契還入去滿浦鎮彼人十餘名於瓮墻口掛置
者皮船名船此雖越邊山麓多率軍馬直抵江邊已無前例似為荒唐要害
處措置待變云并上其棄置書契○慶尚道靈山居正兵林守銀妻召
史夫死今至十八年猶白衣素食盡情奠祭本道以聞 命復戶○戊
申臺諫啓前事不允○平安道兵使曹閔孫馳啓曰歧州衛彼人王
朔時到滿浦鎮告云父王山赤下被誅冤痛之意已陳之矣俺今誠
心向國請朝京云但朔時勇健為父復讎之事前日彼人等來告而今
朔時再度請朝京其情難測敢稟下落本于政院曰朔時雖曰誠心向
國然奸謀難測以其父被誅而結怨於我國彼若來京則必知我國虛
實矣予意邊將因其來而善待之不使之生怨可也許今上來則不可
○已酉臺諫啓前事不允○庚戌臺諫啓前事憲府又啓護軍金世
熙性本貪殘到處皆以徵斂為事民甚怨苦而為義州牧使時貪殘尤
甚如此之人不可置諸朝列請速罷職皆不允○兵曹判書金克幅以

平安道節度使曹閏孫啓本啓曰此言玉朔時請朝京云此人前日來
滿浦時其父之有罪被誅事已論之今之來也亦已論之矣頃者彼人
等連告朔時怨其父被誅將出來作賊于滿浦等處報復云而今乃欲
出來似無此事也 上教謂宜勿令上來而使邊將開諭勿使生豐可
也然此人於其父生時亦會上京往來道路皆已知之其父雖曰有罪
其子則必懷怨憤今此人之誠心向國與否未可知也但邊將已論之
曰汝父雖有罪被誅汝若誠心向慕則當待之如一云今若拒之則恐
彼失望而怨愈深矣邊將雖欲開諭豈如許令朝京自禮曹詳悉開諭
乎大凡彼人之情雖一時怨怒若厚接則必自解故敢此啓稟傳曰予
只見其啓本又不知此人曾已往返意以為彼若陽為向慕陰欲窺覘
故以此傳之耳以所啓之意為公事報政府○以曹漢弼為承政院右
副承旨○辛亥備邊司啓曰臣等見曹閏孫啓本言也乙外江邊野人
來居者七十餘戶此地非徒切近我邊而赴京使臣往來道路亦不遠
必若後患請聞廟筭此事非可與在曹所敢擅便請與大臣議處傳曰
其與兵曹同議于政府合坐○臺諫啓前事不允○江原道伊川安峽
歙谷金城通川等官有虫

六月壬子朔臺諫啓前事不允○日暈兩珥○癸丑 御朝講侍講官

姜顯臨文曰賓禮親邦國釋之者曰以分言之則君臣也以情言之則

賓主也又曰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而釋之者曰指王之為世子時

於舊朋友者也又曰吉凶之五服而釋之者曰凶服五則斬衰也齊衰

也錫衰也總衰也疑衰也此皆周禮語蓋古之天子其為大夫士至有服如

此大抵君臣之間分則雖嚴而情則相親故聖人以是制禮而况至親

兄弟之間耶至周時貴貴之禮出而親親之義漸殺故曰諸侯絕大夫

降何者親親之義雖重而貴貴之禮為尤重也然貴貴之中不可無親

親之義當使之并行不悖大抵數 御經筵甚美事也然今景明君之

卒不過七日以貴貴之禮言之雖無服貴貴之中當存親親之義也且

世子連開書筵為勤學也然帝王之學不在多讀在幼時啓迪其君臣

之義親親之恩者無非學也宗室切親之間不可徒以分為先也且聞

其日景明君早卒而尚 御朝講臨卒而自上猶未知臣固知君臣之

分至嚴也然其於親友之義何如 上曰所言至當但景明君初以暑

證微恙遽至於卒其日子未知之故御朝講講罷後始聞之今則停朝

已過已累日廢經筵故今始御之○傳曰經筵官以世子書筵事言之

此自上所不知也如是之事世子年幼必不能自處其以是意言于侍
講院○臺諫於前事又啓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故邊事則兵曹主之
而若其不能獨斷之事則大臣及知邊事宰相共議處之而不別設局
祖宗之計慮豈偶然哉近為邊事設備邊司九千邊事實皆掌之兵曹
判書雖或參焉反為枝葉而參判以下堂上專不與知非但異於設官
本意亦有後弊請革罷答曰備邊司設局果非 祖宗之法然設局已
久今不可革也餘亦不久○甲寅領議政南袞以病上書辭職 上覽
下政院曰加給由使之調病頃者既賜批答今似煩數故以言答之其
遣注書以是意言之○臺諫於前事不久○乙卯臺諫於前事不久○江
原道春川兩雹○丙辰臺諫於前事傳曰備邊司事當議于大臣而裁
落餘不久○丁巳咸鏡道明川鏡城會寧富寧癘疫死者撻三百十二
○臺諫於前事又啓曰前平安道兵使曹閔孫前日因其呈辭自 上
特命仍任又賜表裡而其母處亦以藥餌食物厚給 上恩至重乃使
年少繼母冒呈上言至為未便請速還 命仍任以其母上言而徑遞
則不必以知事作關授之兵曹亦甚非矣傳曰曹閔孫事以邊事為重
而啓之當矣領相南袞以為可遞云故遞之爾授知事兵曹所當詳察

然必以前職為重任而授之耳○戊午臺諫啟前事又啟曰訓鍊院都正柳泓前為驅逐時與韓珪李益同敗韓珪李益罪重故今尚被謫然柳泓其時既被杖一百之罪物論尚以輕律為不快而今為正三品之職請速改正皆不允○己未領議政南袞啟曰臣病重慮不堪所任故前日累次呈辭而至降批答又遣史官而諭之上恩至重敢用謝恩

○南袞又以病辭不允○臺諫啟前事不允○慶尚道金海府有一女一產三女慶州東萊宜寧咸陽永川蔚山新寧延日癘疫死者搃二百

二十三○庚申下禁府公事曰宋千同受三次而發明元非死罪不可數多加刑其勿推犯奔○傳于政院曰 慈殿夏月每不寧近來脾胃不和微有浮證者藥堂上醫一貧室下一貧醫女一名三時宣飯令司饗

院供饋湯藥使令問其數亦令供饋○政院問安于 大妃殿傳曰予本以宿疾近又患暑證整不寧耳僉來問安至為未安仍賜醞○臺諫

啟事不允○平安道平壤大雨禾穀損傷者九一千五百餘結○辛酉

政院問安于 大妃殿○政院議啟曰今觀禮曹公事成均館明倫堂庭相雷震之變至為驚駭雖非廟庭之樹亦近於廟而成均館只報禮

曹不即來啟請推賞該官吏傳曰可○傳于政院曰昨於市街雷震

不傷人而只破醬釜矣成均館庭栢雷震事則禮曹不即啓達故已令推之此與文宣王廟庭無異予欲親祭但 慈殿脾胃不和似異於平

時何以為之分遣史官收議于三公○臺諫啓前事不見○政院啓曰

即招成均館官負問明倫堂庭栢雷震之狀則曰昨日申時風雨晦冥

見有如盆之火上下其樹開霽後觀之則栢株腰上長一尺廣三寸許

剥皮而已不傷枝葉云耳戰後枝葉先自黃落不數月間枯死傳曰知道○三公議雷震

學宮之樹災變大矣 聖心警惕欲親祭先聖至誠切矣但因

慈殿稍失節宣方視膳藥精意未專於行祭似未穩遣官致祭未為

失矣傳曰知道○夜有氣如火○壬戌傳曰 慈殿氣候只未如常而已

左手斲有浮證而自今始歇但近來外宗室及政院冒雨逐日問安

慈殿深以為未安今後皆勿問安○臺諫啓前事又啓曰今月初九日

夜地震而觀象監不入洛地震災變之大者大抵近來如此等官至為陵

夷不察職事請各別推考答曰觀象監官負詔獄推之餘皆不見○忠清

道稷山縣雷震人有死傷○癸亥臺諫啓前事不見○日暈兩珥○甲

子三公議啓曰備邊司革罷事臺諫所啓亦當但我國受敵三面九宰

相或知西北方事而不知南方事或知南方事而不知西北方事若遇

十三

倉卒之變然後召知邊事宰相議之必不能應變也預設備邊司則平時思度邊事必能有所措置而亦可應變於倉卒故其不可革罷之意臣等前日亦已啓達耳傳曰知道○承文院都提調啓曰平安道咸從囚七姐更閱根脚則其為唐女明矣故禮曹以後日解送為公事矣但此女驅逐時所擒來而驅逐事中原所不知也此女若歸中原昭昭言之則甚未安且允解送隨到隨解例也此女被囚已三年今始解送亦未安請處我國地方何如傳曰此女被擄野人而又擒到我國必自以為可還本土而今若不送則與被擄於野人何異我國事大以誠明知其唐女而不入送未安雖驅逐時所擒迷劣之女安知為某事耶假令以此言于遼東必不信此女之言而奏聞也前日我國使臣赴京時聞捷子以驅逐事言于中原云雖非此女豈不知之且其以被囚禁者為閱實其根脚也予意依禮曹公事入送為當也○臺諫啓前事不見○下政府公事曰今觀禮曹公事慕華館迎詔門制度甚草草依中朝牌樓體樣建一柱連構三間且掛額號云府以依牒呈施行入啓此重事大之意也然我國迎詔非自今始也況中朝使臣之來頭目重來者問其新制則答辭實難大抵此門不關事大之輕重且此乃閱武之地若

依牌樓立門則其於擊毬馳騫亦有所妨招政府郎廳收議于三公○
乙丑臺諫啓前事不允○丙寅臺諫啓前事不允○丁卯臺諫啓前事
憲府啓曰三館以先後進為重者斯文古事其來已久此所以杜躁進
之弊與廉讓之風也聞承文院薦狀時不以次第尹時傑以著作在喪
今將終制博士當次而不姑待之乃以著作任樞經自薦狀與三館古
事異矣任樞請改正此雖微官之事關啓士習故敢啓不允○咸鏡道
文川德源定平鏡城吉州明川鍾城鷹旆死者揔二百三十三江原道
三陟襄陽杆城高城平海歙谷揔百一十一○咸鏡道安邊德源高原定
平明川鏡城會寧鍾城穩城等官蝗○戊辰臺諫啓前事不允○江原
道江陵三陟平海淮陽蔚珍等官蝗○己巳司僕寺提調啓曰昨日虎
入箭串收場攬傷馬匹請速驅逐傳曰可况今梨場頽落而雨水又如
此似難捕虎然驅逐而軍退則亦恐還入限數日窮極追捕且以秩高宰
相差大將事言于兵曹○臺諫啓前事不允○庚午臺諫啓前事不允
○大將尹希平復命以捉虎入啓○辛未憲府專數啓曰大抵功臣蔭
及子孫宥及後世大典廢子孫條亦云功臣及二品以上子孫云近來
常用之法也鄭從孫原從功臣之曾孫而前日犯禁照律時府誤引推

斷條有蔭之律定罪權璠亦佐命功臣權近之玄孫法不應蒙蔭故令
則不引此律照律昨日政院以前後照律不同令改之臣等以法官用
律之際前後倒錯在職未安敢辭荅曰汗漫公事中律官必誤照也非
官負所知其勿辭○諫院啓前事不允○大司諫南世準等上疏其略
因學宮之樹震論納諫之不如初政令之不行學校之頽廢人才之不
古刑法之不中兵備之不嚴及備邊司非 祖宗之舊典荅曰今觀上
疏正中時病上下豈不更加警懼○忠清道丹陽永同青山江原道三
陟等官有蝗○壬申大司憲金璫等七辭不許○諫院啓前事不允○
咸鏡道殤疫死亡人永興一百二十六高原三十二德源十六咸興四
十八洪原二十七北青七十四利城十九端川十三南道各官方復熾
云○京畿水原振威陽城暴風兩害禾穀高陽等七邑蝗○癸酉金璫
等再辭不許○臺諫啓前事不允○黃海道瑞興等六邑大水害禾穀
○甲戌臺諫啓前事憲府啓聞今月十五日間永慶殿入番忠義衛李
世廉飲燒酒過度至死曳出云縱飲於齋所已為不可今至於過飲致
死甚可驚愕入番內官及宗親請各別推考傳曰內官宗親事如啓餘
皆不允○忠清道永同青山江原道江陵府有蝗害禾穀○乙亥大司

憲金璫掌令沈彥光持平許洽啓曰前日辭避事臣等初欲期於得請而累日辭避煩瀆 上聽故退而黽勉以待物論執義沈思順掌令李熙騫持平洪碩堅有昨呈病不仕詳問其意則以就職為未使而不仕云當初同僚共議就職而今乃如是是以臣等就職為苟且也大抵臺諫雖外論如此尚不可在職況今同僚以為苟且而不仕安敢在職乎速適臣等傳曰既共議以退三人就職而三人不就於事體何如當其時彼三人若以就職為未便則以此堅執可也退而聞外議則亦當共議于府更來辭避可也而終乃不仕今若從大司憲之言彼三人尤不可在職其勿辭○金璫等再啓傳曰此事自上亦難獨斷當議諸大臣其勿退待命仍傳于政院曰即分遣史官收議于三公○金璫等三啓曰同僚既以為苟且臣等何敢同處就職不必收議也請速適臣等傳曰臺諫進退非輕欲收議大臣今觀所啓以三人為失云勢不可在職故不收議而命適三人大司憲等不當辭避之意前已盡言況當初辭避事乃律官所誤不干於臺官其勿辭又傳于政院曰其勿收議以沈思順等適差事捧承傳○金璫等四啓曰當初辭避事是雖律官所誤然其間亦有所當推之事而事勢甚難連日辭避但更思之累日廢仕

且煩瀆 上聽未安故共議退去而彼三人今乃以為未便呈病不仕
物議如此尤難在職請速適所當推事傳曰今若適大司憲等則是

無是非也不必辭○金璫等六啓命勿辭○諫院啓前事不允○慶尚

道密陽南海有蝗食禾穀泗川清河興海星州陝川草溪彦陽等官雷

雨蝗漸滅○丙子政院問安于大妃殿○傳于政院曰內藥房言

大妃殿食治宜用生薯蕷云其刻日採取封進事下書于京畿觀察使

○金璫等如前啓避○命召三公于賓廳傳曰 慈殿他證雖歇而困

倦證尚未殄故近未得視事以此雖有議事亦未親議耳近來王子連

逝予甚惻然寧山付處甚卑濕故前日移寓他家矣然予心常以為未

安欲令自願移配何如寧山君性處于白川且近日臺官連日辭避之事大臣

豈不聞之似非大事故不允其後共議就職而執義沈思順掌令李熙

騫持平洪石堅等呈病不仕反非笑就職同僚故大司憲金璫掌令沈

彥光持平許洽等以此來辭予初欲議決于大臣而金璫等更以思順

等共議就職而呈病不仕為不可勢不可在職故不議而命適之今璫

等又因辭曰同僚既以為未便不可在職云臺諫爭是非相攻擊者或

有之矣初既共議而退相背者近所未見之事也故欲知大臣之意

答之耳三公議啓曰自 上友愛天倫之意至矣臣等伏聞 上教亦甚未安自 上欲保安寧山之意固非偶然然當初朝廷爲 宗社大計啓之而自 上亦斷以大義勉從之今欲量移他道然其日用之物既於黃海道減會計例給今若移配他道則此等事皆為新創而於寧山亦無益矣又臣等初聞憲府以公事錯誤事累日固辭以為過矣今聞共議就職而沈思順等退而呈病不仕云初既共議就職則其退而移病不仕者臣等亦以為過矣其就職臺官何所失耶傳曰寧山事自上亦非不計大義聞其所寓之家甚卑濕故議之耳今移他道則事皆新創所啓果當且共議就職退去而乃呈病不仕反以就職同僚為笑思順等若以就職為未便則各言其意可也若退而覺悟其非則以不可就職之意更啓可也而退居私第更有他議此豈可謂朝廷之事耶近觀臺諫或以如此之失而見適者皆例授華職故朝廷無肅清之意前此臺諫之坐誤身適而為華職其後臺諫必辨是非彈論而近無此事今思順等事亦未必不由於此也今適大臣到此故更問之三公又啓曰沈思順等所為果甚非 上教至當然臣等之意彼三人者豈有他情哉必以為辭避之餘若遽就職則慮有物議不察大體而計出

於回曲耳今若嚴示天威則恐後日為臺諫者雖未可和同之事皆生
苟且之慮而其弊反有甚矣若自 上斟酌暫加微譴則似當者曰沈
思順等屢經臺諫並不諳事而所為至此予亦深恠之然非欲罪斯人
也今之為臺諫者或因微失或因私犯見適而皆例授華職無勸懲之
方故言之耳大抵自古無深治臺諫之事只令左遷矣今既見適不必
別加譴責銓曹當知此意而處之耳傳于金璫等曰大臣今適來此故
議之則皆以彼三人為非卿等可在職也其勿辭○金璫等再啓曰臣
等若可就職則何敢累日頌瀆 上聽至此乎五啓命勿辭至于六啓
聞諫院之駁不待命而退去○諫院全數啓曰今日伏聞 上教臺諫
坐誤見適為華職則必彈而輕失則不論必觀事之輕重而為之但臣
等除本職已久臺諫之坐誤見適而為華職者必多臣等未及致察而
論啓在職未安敢辭傳曰予即位于今二十餘年臺諫或以微失或以
一身之失而適之則其後臺諫必觀其事之輕重而彈論之近來不問
輕重必例授華職與准職而無彈論故人不操心今者思順等在家私
議之弊亦出於此故言之耳非謂今之臺諫不彈論也其勿辭諫院啓
曰深懼頌瀆不敢再啓但憲府前日辭 遂後既就職而退執義沈思順

掌令李熙憲持平洪石堅等更生他議呈病不仕事極悖戾大毀臺體
故昨日議欲論啓而聞適命故不啓思順等所失之大。上已洞知但
聞昨日憲府欲坐起而洪石堅先到其司必有其意當見石堅聞知其
意然後處之可也乃不入其司而直詣于闕使石堅不知詣闕之意因
還其家事甚顛倒非但此也大抵臺諫詣闕避嫌則或於司中會議而
若不仕之日則通議可否然後會啓例也昨日沈彥光許洽不先通長
官徑自詣闕後始通金璫璫罔知事由遣吏探問隨後來參非徒沈彥
光許洽為失金璫亦失事體皆不可在職故敢啓傳曰昨日金璫等來
啓曰辭避後臣等共議就職而沈思順等三人以為未便呈病不仕臣
等亦未可在職云云意以為在各家呈病之事何以知其意向而言之
耶以此疑之而既以思順等為非云故命適沈彥光許洽等徑自詣闕
事未知其意之所在也但金璫隨後來參似與此異矣然以為亦失事
體云皆可適也傳于政院曰臺官皆適今可為政也但日已暮而明日
又為都目政明日其早為政事事言之○政院議啓曰大抵臺諫耳目
之官雖一夜之間不可闕且都目政一日之間勢未可畢請於今日為
政傳曰前此臺官盡適則雖夜深即為政其後吏曹當夜為政時啓曰

請待明日為之云而今都日政在明日故言之但今因所啓而更思之
都日政必連日為之必未即下批也今當為政但只差臺官○諫院啓
前事不允○以俞汝霖為司憲府大司憲任權為執義沈彥慶元繼祭
為掌令鄭彥浩金紀為持平○忠清道丹陽郡蝗○丁丑傳于政院曰
內醫院言 大妃殿食治當用生鹿尾鹿舌云生鹿進上近來皆以代
封其於京畿觀察使盧食治生鹿尾俱隨所得今姑封進事下書○臺
諫啓前事張從孫如啓餘不允○濟州牧使李壽童馳啓曰境內時氣
大發自三月至五月十五日州八十六人大靜縣二十二人旌義縣三
十二人身死而病勢不息令審藥救療而清心元等藥準備為難云傳
曰濟州二邑時氣大發傳染致死者甚多此非他道之比也以海外人
物數少之地今至於此事甚驚愕啓請等藥及可當藥餌令該曹加磨
鍊下送○戊寅掌令沈彥慶啓曰臣弟彥光以掌令見逆而臣代為是
職事勢甚難請逆臣職者曰兄弟交代以為未安而辭然非米糶各司
傳掌之比勿辭再啓從之○臺諫啓前事不允○以趙邦彥為承政院
左承旨金鏐為弘文館副提學黃允峻為司憲府掌令○乙卯傳于政
院曰 大妃殿食治生鹿封進事已下諭京畿觀察使而必不得捉故

至今不封進其於黃海江原兩道中急速無弊捉得今姑封進事下書
○憲府啓近來別無賢能之人循常驟陞故官爵猥濫朝廷不尊宋平
為僉正僅十餘朔而為奉禮弘文館典翰姜顯人物雖可當必待物望
可陞且次次遷轉雖有法亦不可數近來遷轉似數故尋常之人亦例
陞名器不重請改正諫院啓臺諫若應署經之人則雖有辭避之事必
待兩司署經然後來啓例也今聞持平金紀署經前徑自辭避失體甚
矣事雖不重與他負之事不同而且異於署經之法故敢啓京畿都事
許伯琦人物浮妄且有物論故前為禮曹佐郎亦以為不合况褒貶重
任不可以如此之人為之請並適之奉禮宋平賊吏之子其餘官不可
與他人同陞陞正品尤為猥濫請速改正傳曰金紀被論當適但臺諫
若待署經後辭避則事緩故如是為之不可以此而適之况近來物論
以小失輒適臺諫為非而人物亦乏故臺諫有闕銓曹僅得填差今若
坐此見適則後必成例不可適也餘亦不見○慶尚道寧海郡地震○
庚辰臺諫啓宋平事諫院啓金紀許伯琦事命適金紀餘皆不見○夜
南方有氣如火○辛巳諫院全數啓曰金紀事本院非不知人物數少
銓曹注擬之為難然若以此為小事置而不論則為臺諫應署經者非

臣不待署經而徑自辭避也其弊將至於言事故敢啓但金純洪石堅前為持平亦於署經前辭避而其時臣等未及致察前日若即論啓則此人必不為例而今又辭避也臣等不察事敢辭傳曰昨日子疑前此亦或有如此辭避者故令政院考之非以其時臺諫不啓為非也其勿辭○臺諫啓前事宋平姜顯如啓餘不允○夜南方有氣如火○以權輒為司憲府持平

七月壬午朔憲府啓曰北道兵使黃琛去二月十五日授本職五月初十日謝恩今日拜辭起程其淹留之日已過五十餘日必以邊地之事略不置意矣緩慢已甚請速罷琛擇差他堪者刻日促赴兵曹亦慢不糾舉使之淹留故府方緘問耳傳曰黃琛宜罷職而兵曹之不糾舉亦非矣但監司兵使等赴任如無期限則雖通黃琛得其人甚難而其新除者二三日間豈能飭裝起程乎有期限而淹留不往則罷之宜矣監司兵使期限其令該曹考啓再啓曰國家以北方為重故黃琛以江界府使擢為節度使為琛計者所當不計晝夜汲汲馳赴而不顧國家優重之意淹留至此大抵近來朝綱解弛法令不行為邊將者不計受寄之重只謀一身之私或云掃墳或托親親遷延歲月不即赴任邊圉

之事日至解弛宜罷如此之人以懲其餘况為邊將者何必計限而赴

任乎不允○憲府啓韓景琦李瑚姜演等事又啓忠勲府都事柳滌前

為金堤郡守以濫刑被罪未以即叙京畿都事許伯琦不合褒貶官請

並適前臺諫等沈思順李熙辨其是非不授華職事已有傳教而數日

間皆授華職大抵近來用人及允于政令自上傳教而自上旋毀

政令不一甚關治道宜自上留省銓曹纔聞傳教而即擬華職亦為

非矣故府方緘問耳諫院啓許伯琦事傳曰觀該曹所啓監司兵使赴

任皆以三十日為限云黃琛謝恩已過五十餘日尚不赴任其罷職擇

差他可堪者促赴兵曹之慢不糾舉亦宜推之許伯琦前臺諫事如啓

餘不允○癸未憲府啓韓景琦李瑚姜演柳滌等事皆不允○以韓承

貞為司憲府執義任權為弘文館典翰○甲申憲府啓韓景琦李瑚姜

演柳滌等事皆不允○全羅道瘴疫息○全羅道觀祭使柳灌狀啓曰

道內各官孝行卓異者潭陽府書負權福早歲失母慟未報恩朔望設

祭盡其誠敬事其父昏定晨省及沒晝夜號泣三年後忌日之月不食

酒肉長水縣幼學金敬孫父死不離殯側哀毀過禮漁獵養母買供甘

旨母年過百歲而死敬孫年亦七十而三年不離墓側啜粥哀毀家有

急難足不到門興德縣錄事吳俊其父腫疾或吮疽或嘗糞及歿哀毀過禮不食塩醬菜果羅州正兵崔致江妻良女能令夫亡朝夕泣血春秋製造衣服祭後燒焚今至十九年不改初心致哀盡禮又不食肉扶安縣進士崔弼成其母患乳腫甚苦藥餌無效吮腫得愈父進士秀孫得惡疾彌留累月百藥無效醫云蝙蝠可治時當冬月求而不得號天而泣蝙蝠自至和劑以進厥疾乃瘳前直長韓崇錫其母衰癯幾死吮疽得全及其歿守喪盡哀又遭父喪親執奠饌廬墓喪祭一出至誠康津別侍衛高守儉父母之喪並守墳三年仍居墓側朝夕致祭國忌日則不食酒肉又以素饌行祭二十五年略無懈心一鄉共推為孝子古阜郡鄉吏李成浩妻今伊為夫所黜其同生欲令改嫁誓死不從逃入舅父家舅父哀憐使其子成浩復合同居及其夫死日夜哭泣盡情行喪三年後仍着喪服堂中設靈座朝夕行祭衣服造置一依生時別侍衛李叔孫遭母喪哀毀過禮守墳一不來家三年內不飲酒沃溝縣別死後不與家人相話其母所嗜之物必盡力求得以奠晝夜哭聲不絕以終三年長城縣丹巖驛吏車舜年事親至孝如得異味必獻每遇佳

節獻壽父母必邀鄉黨父老以樂其父仁甫得淋疾便澁不通氣絕舜年抱持顙天乞命吮其陽莖二日水道自開小便通下乃得復甦全州府生負朴世直性本厚重年十餘歲失母哀慕三年每傷事母不盡其年事父益謹奉養甘旨無不如意及歿啜粥三年不食羹醬草屨首杖不出洞口私奴金千同其母患惡腫即斷指燒和于酒饋之病母即愈幼學朴衡文妻金氏喪其夫三年內不梳頭朝夕親奠日夜哭泣喪畢後每製衣墳前哭祭移置神主前節改則迎舊易新哭焚淨地返魂享祀至今不怠金堤郡私奴難金其父母生時盡心孝養母死後廬墓三年仍居墓側又事主謹勤其主常患窮乏盡心救助得時新之物不獻於其主則不忍先嘗幼學尹師仁妻朴氏年二十五時喪夫今至十六年素服素饌而節日及忌祭時親往墳前哀痛如初學生徐致明妻良女馬非年三十歲喪夫後二十一年不脫喪服設位版素帳冬夏衣服造置朝夕設奠萬頃縣崔致江妻良女今伊年三十七歲無子女喪其夫今已十七年衣白衣不食肉茹葷奉神主設床帳香爐瓶花朝夕上食備時物製時服以進燒舊易新朔望俗節則疾病風雨外必上墓以祭○乙酉憲府啓韓景琦李瑚姜演柳滌等事皆不允○丁亥咸鏡

道內癘疫死亡人合百六十五人○慶尚道善山人一牛二震死○戊子政院啓曰建春門守門將金禮達來告曰門樓外間板底着矢而矢端有繫書云闕門有此事至為駭愕故啓但前年七月亦矢着此門而匿名書不足取信故遣內官史官即於其處燒毀今亦依前例燒破何如且採鈴將不能禁止雜人故致有此事亦依前例推問何如傳曰可政院又啓曰此事非射私家門比也前年矢着于大司憲洪彥弼家門前年捕告節目議于大臣而令義禁府磨鍊為之今則何以為之傳曰捕告節目何必更議依前例磨鍊史臣曰人心凶悍或射公解之門或射憲長之家而終至於再射闕門以肆其惡此必怨憤朝廷者無所肆其毒而繫書射夫以試朝廷之淺深小人為惡之態無所不至乃至於此痛哉○己丑憲府啓韓景琦李瑚姜演柳滌等事命適李瑚姜演餘不久○庚寅三公議啓曰大射禮帝王盛事人君所當一舉前者屢欲行之而以年運不登災變疊臻故不得行之今年秋成雖未可預料而觀農事形勢則似若不至於凶荒且以重試已下取士之令今欲仍行大射之禮上教至當但大射禮貴飾大平之事今年農事雖不至凶歉而人心偷薄災變駢現當此之時強舉是事似近於文具之末且大射禮後取士者

以大射禮為重也今為重試取士而兼行大射禮此未知何如也臣等
之意觀今年秋成姑待來年更議行之傳曰今見大臣之議如是故不
為耳依所啓待來年更議行之○壬辰 御朝講 上曰遠陵親祭一
未行之心甚未安領事南衣曰自 上未安之意至當然經宿之地則
民弊何可勝言使百姓免於飢餓是孝之大者也且百司之情慢此特
目前之弊紀綱之解弛實是國家莫大之弊也自古以立紀綱為難此
非嚴刑重罰所可立也當使之不怒而威自然而立可也紀綱雖臺諫
之責然非只糾察百司惰慢而所能立也其解弛也非一日之所致其
扶植也亦非一日之所能為也大抵人心不知守分陵蔑上人皆出於
紀綱之解弛也 上曰今之人心不古雖微賤之人必陵侮上人而外
方之民亦皆輕蔑守令故紀綱日至於顛倒矣袁曰如此之弊必積小
成大丕變之機在明教化肅人心而必上自宮禁下至朝廷深究如此
解弛之源扶植振作庶或可立也執義韓承貞曰聞頃日內擲奸時軍
營軍士全闕而騎下馬亦闕此兵官之失也自古昇平日久則軍政必
至於解弛近聞軍士之俱騎下馬者十無一人若有緩急之事則以有
名無實之人其能有用乎大抵兵貴精不務多而近有加設定虜衛及

甲士而軍額冗多故軍士俱保者亦甚稀云又聞甲士取才時一人代
十人之射故可為保人者皆為正軍軍不精勇亦以此也且上番時以
他人傭立以他馬代點例耳頃日擲奸時非偶然闕點也然非一日之
間所可督迫責備也請嚴其代射之禁而其於正軍中汰去其不合者
以充保人則皆為有保之軍而軍額亦精實矣且今吏曹郎官則必待
箇滿遷轉而兵曹掌軍政之地其任大矣為郎官者更出迭入莫知已
任故老吏操弄致有此弊而軍政自至於解弛也且臣曾為刑曹郎官
其所推鞠者皆干盜賊之事故雖經大赦未易得放以此前者獄囚少
不下三十而近來或至於空獄自 上嘉其勤治獄事賜酒褒獎之意
當矣然若干於大黨則雖涉疑似其拷訊不可一二次而止也且雖不
干之人旬月之間又不可決放故其滯獄也必久大抵獄囚之多少雖
係於官吏之勤慢前此固無空獄之時今因凶荒盜賊蜂起京外強盜
不知其幾何而刑獄則無滯囚云若時和歲豐人心和悅自無犯罪之
人則善矣今則人心奸暴年運不稔盜賊恣橫莫甚於此時而刑曹則
反以空獄見褒不可不察其所以然也且今俗尚強悍皆懷中毒之心
故為官吏者亦私顧其身雖聞某為大黨置而不捕若草竊之賊必顯

然爲人所共知然後乃捕之且捕盜部將軍官亦不肯盡心捕之若是而曰無獄囚可乎此事雖若不關積久則弊亦不貫矣 上曰刑曹勸決獄事至於空獄故考 成宗朝之例略示褒獎之意但今捕盜將所捕之盜多而刑曹滯獄之囚少其故不知其何如也大抵盜賊興行無如今時在古京中安有強盜之恣橫耶袁曰盜賊興行不能捕捉也盜之作賊城中豈不知罪重爲利所動而不暇計他事一二家被盜之事雖若不關而人心頽暴至此其漸不小此皆禮教不明人不知分致也特進官申公濟曰平天下在治國治國在齊家齊家在修身若自上能盡格致誠正之功其他如軍政刑獄之事特一有司之責耳○憲府啓韓景琦柳滌等事皆不允○以申錦爲知敦寧府事洪景霖爲京畿觀察使李彥迪爲司憲府持平○癸巳 御夕講○憲府啓韓景琦柳滌等事不允○甲午 御朝講○憲府啓韓景琦事又啓工曹正郎黃汝獻本有物論不合六曹郎官舒川郡守洪處誠人物輕薄不合守令况舒川地廣人衆尤不可堪任請並遠聞頃者內擲奸軍營軍士過半闕黜已令兵曹推考兵曹常時不能檢舉故至於如此請並推兵曹官吏諫院啓舒川郡守洪處誠少不更事舒川地大詞訟浩繁如以之

人不可堪任咸陽郡守安情人物輕妄故前此屢被彈駁况咸陽巨邑尤不容請並適 命推兵曹餘不允○乙未 御夕講○臺諫啓洪處

誠黃汝獻安情事皆不允○密陽有女一產二男一女○丙申臺諫啓

洪處誠事憲府放黃汝獻韓景琦等事諫院啓安情事又啓黃汝獻本

有物論而被論之後又不自新不可為六曹郎官請速適又啓今聞水

原境內有毆殺其父母者天地間人倫大變安有如此之事水原畿甸

王化至近之地有此大變不勝驚愕今不可只令本道推鞫而距京亦

邇又不可遣官推鞫請拿鞫詔獄明正典刑大抵外方於如此大變恐

不得情而致殞杖下或不謹直守致令逃躲故敢請盧允振與其子善宗性于致宗

教其父母答曰水原人事如啓餘不允○江原道觀察使黃孝獻馳啓曰江

陵府進士申命和妻李氏天性純淑粗識學文常誦三綱行實事親事

夫能盡其道夙著鄉譽去辛巳年母崔氏以時病歿命和聞計自京下

來得病日深喘息只在喉中絕而復甦者屢矣李氏慮不得活日夜以

天祈禱一日曉潛持命和所佩少刀上先祖墓焚香禮拜而禱曰妾之

從夫二十餘年夫不為非義妾亦不負良人之志天何降罪如是其酷

妾既喪慈母仰望者唯夫而已夫若棄妾如何獨生苟處人間遂拔佩

刀斷左手中指濺血淋漓惟畏夫知略無難色是日李氏女夢自天下藥大如棗實翌日夫病果愈幼學崔應祿父生負叔男得病發狂瀆死應祿嘗聞人肉為良藥斷左手無名指和藥以進父病果愈三陟府幼學金崇孫少有節操事親至孝家貧不能奉養幸得異味時物必懷而獻之父得病累朔不愈衣不解帶奉藥至誠病愈翌年病死哀毀骨立雖盛寒隆暑不離墓側親自負薪汲水躬爨供奠日盪食粥同生弟死葬于父墓之側朝夕并祭不怠其餘之物即送于母三年之內一不到家及母亡一依父喪鄉人皆稱至孝揚口縣戶長柳潭少有孝性奉養雙親以盡其誠父母俱歿哀慕罔極別設家廟每朔望行祭而節物亦先薦後食存亡如一○咸鏡道觀察使曹繼商馳啓曰有虫各邑有大雨後有滅不害禾穀○開城府有蝗食禾葉及穗○丁酉 御朝講○傳于政院曰遣史官議于大臣曰昨日諫官以為水原地有毆殺父母者距京不遠請拿鞠詔獄故已令詔獄拿來耳近來人心風俗日至薄惡未知其由常懷未安今則至有毆殺其父母者人倫大變莫比為甚推鞠則自有大逆之罪矣大臣人君與大臣不明教化致有如此之變此所宜留省之事也京畿監司時未啟聞必未及知也人君不能獨治

分遣監司者欲以承流宣化也為監司者各盡其職則庶無如此之變也監司亦當自省也今日經筵禁府堂上言此為大惡請三省交坐而推云若不知某人之所犯則宜三省交坐矣此人則所犯已露於本府之推亦可三省交坐耶其詳議以啟領議政南袞左議政李惟清右議政柳鈞啟曰水原人毆殺父母事臣等昨見諫院所啟始知之今朝伏聞遣史官下問之教不勝驚懼但在家啟達未安故采啟如此變恠之事古今所稀今自上於孝理之事無不盡心此非自上不明教化之所致臣等不能供職奉揚上意故風俗至此大抵朝廷外方之根本而朝廷之根本在於中書自上雖操教化之柄如臣等冒居相位不能宣揚聖化如此大惡之變乃現於當代臣等在職尤未安敢辭傳曰子弑父母人倫大變古所稀罕至為驚愕在古帝王有如此大惡則必以教化不明歸責於已今之大臣其在朝廷何有不職之事乎然予意恐或教化不明而然也欲更加省察而言之耳其勿辭避南袞等啟曰既令詔獄拿推則其得情不難然此天地間大變也令三省交坐而推之則都下之人皆知朝廷驚動之意依禁府堂上之啟無妨傳曰可○傳于政院曰欲展謁齊陵諸事措置事言丁該司又傳曰近來遠

陵展謁以廢不行今卒然為之慮或弊多若不得已之事則已矣如不必
為之事則雖有成宗朝前例如書停進上等事皆可除之○臺諫啓
洪處誠黃汝獻等事皆不見○永興府使徐厚以時弊十一條上疏一
曰厚民生二曰修役法三曰正士習四曰革陵慢五曰去讒諂六曰禁
貪贓七曰慎疑獄八曰嚴武備九曰去冗兵十曰擇將才十一曰閱陣
法又以肅所哀集用軍規模一帙名曰軍門要覽因孫子舊註添入諸
史所傳與孫子相侔者分書各篇章句之左以便參考名曰增損孫武
經註疏又襲古人可法可戒釐為數十卷名曰將訓元龜并進獻○戊
戌傳于政院曰齊陵拜陵前例穆清殿只行拜禮雖不行祭依先陵親
祭時奉先殿茶禮例為之出宮第三日入開城府第四日先祭禮于穆
清殿次行親祭于齊陵翌日謁聖取士事言于禮曹○禮曹以出宮吉
日書啓傳曰出宮日以九月二十六日捧承傳可也○臺諫啓洪處誠
黃汝獻等事皆不見○京畿長流高陽陽川富平廣州金浦稔川交河等
邑有虫○咸鏡道境城平安道平壤江東順安黃海道安岳松禾般栗
等邑兩雹○己亥同副承旨鄭應麟自禁府來啓曰盧允根弑其父母事
與其子善宗皆已服招傳曰此人所犯極兇天地間不可淹留一刻

也即照律以啓○傳于左承旨趙邦彥曰聞寧山君性慮腫方苦遣內
官醫負膏食物藥餌問病○臺諫啓洪處誠黃汝獻等事皆不允○禁
府以盧允根善宗父子照律入啓用謀殺者皆凌遲處死之律○弘文館副
提學金鏐等上疏略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十帝王之治莫急於厚
倫成俗而厚倫成俗之本在上之人能感化人心而已伏見 殿下敬
奉 慈殿出於至誠允可以悅其心者無所不用其極頃因連歲不
稔天災荐仍 慈殿誕辰賀儀不舉在 殿下敬天勤民之心雖不可
斯須間斷然 聖孝之至亦宜多方慰悅豈可並廢其常禮乎 殿下
友愛之篤出於至誠然宗室有過或不見貸友于以情或至乖隔一被
譴謫放還無日無常常之見絕源源之來古者聖人親親之道恐不如
是也 殿下遇接臣隣出於至誠嚴憚不形於色温和常教於言可謂
上下通而情志孚也然國典所載上下通宴使臣錫宴皆古之遺制而
曠年不舉儀文以廢人不知有是禮矣答曰今觀上疏所言至當古云
堯舜之道孝悌而已近來上無教化之道故下行頑暴之事有子殺其
父母者豈不寒心哉孝友之道當更加留念也 慈殿誕辰適以盛熱
之時每承慈旨而停賀予嘗未安疏論當然上下禮宴所當不廢而近

來年年凶歉災變不止故予間或欲爲而以朝諱停之恐或永廢若不
至於饑荒之時則使不可廢也宗親禮宴一不爲之予常以爲未便况
至親之被謫尤有未便故予已議大臣也如宴使臣養老宴尤不可廢
也○傳于政院曰寧山君恠以腫證病苦已遣內官及醫員且送食物以
問其病矣前日欲量移于他邑與大臣議之而大臣難之必恐復爲奸
人藉口耳今則其病甚重而且弘文館疏中亦言宗戚有過一被譴謫
放還無日若以病重放還則庶可協於物情而予亦無悔恨於後日明
朝召政府堂上議啓且謹天戒之時則不設宴例也不然則禮曹宜取
稟其言之○京畿開城府果川兩電○庚子 受常祭○聽啓覆○領
議政南袞左議政李惟清右議政權鈞左贊成李紱右贊成洪淑左參
贊柳聯年等議啓曰今觀弘文館上疏又聞 上教自 上友愛之意
至矣但臣等之意前日已盡啓之今不敢更有他議自古恩與義不得
並行恩或勝義義或勝恩此事指尊山君既以大義處之今又遽改未知何
如也 上意若如是則請更問諸朝廷且自 上即位以後凶歉連仍
如宴享等事一切停廢然會宴所以通上下之情而仲朔宴亦厚功臣
之義則不宜一切不行疏意果當况此等禮既載國典雖不可數行若

凶歉不至如今年則有時命行爲當傳曰寧山事朝廷之意以爲在京則恐復爲奸人所藉口而言之故自上亦勉從之然今無藉口之人而友愛之理亦至重在漢時亦有斗粟之歌今日政府堂上皆會矣雖不問六曹朝廷之議豈過於此其更議以啓南袞等又啓曰再三下問自 上友愛之情至矣然臣等反覆思之未敢更啓他議也傳曰朝廷大義係于 宗社故自上亦未敢獨斷而問于大臣耳今聞寧山君患腫方苦已遣醫負內官賫藥餌食物問病在彼有不幸之事則後日悔恨其可極耶以此反覆議之大臣之意知道○臺諫啓前事不允○傳曰齊陵親祭時出官日以十月初六日更定事言于該司○辛丑御夕講侍講官任權曰近聞邊方疲弊之由我國公邊不 率眷守令例必乘傳赴任而皆率私妾以往故雖如六鎮之遠必令本邑具從馬而來或令留待於中路其適來時卜馱之數少不下五十餘馱以營一生產業此弊不貲如咸鏡道則只由一路出來監司可能禁止而其弊彌甚且彼道人民本無富實只有軍卒之馬而一經往來盡為困損如此之 事監司所當檢舉而法司亦宜以所聞糾舉大抵今之邊將類多不謹為內地兵水使者亦有貪婪者其貪婪之最著者尤歎得為兵水使此未

可詳知其所由也然必有得美譽之道焉甚者非徒備一家服用器物也如疏粟等物亦皆船運車輸不可勝言國家立法九邊將不得率者欲其弊不及民而今則例率私妾取歛之事無有紀極以此軍卒疲弱生怨者亦多言官非不知而必未能指的也且為將帥者已矣僉使萬戶皆率私妾以往驛丞軍官無不皆然國家之弊一至於此不可不嚴斷 上曰所啓至當治邊守令不得率眷者為除弊也若率私妾則與率眷無異摘發則當治罪言官必未及聞也近來紀綱解弛故弊至於此也權曰此事法禁既立而人不畏者間有為不法者或被罪或得免歸於大同故人無所畏戢請各別下諭諸道觀察使又令法司申明禁斷則稍知事理者庶可自戢矣且近來連年凶歉而國俗奢侈婚姻喪葬雖人道之大事然皆有分限而今則婚姻之際有識者亦不畏法禁賢蒞之具皆務尚奢華以至於過禮愚夫愚婦莫不驚駭且國家吉禮本無法限故糜費不貲士大夫公然求索於人道為守令者展盡土物以應其請弊多及民大抵婚姻止於成禮可也而有識之人為此奢僭之事則無識之徒越禮犯分勢不可禁也是故貧者取資粧之不若人而至於婚姻失時或欲金及富人而至於傾財破產其弊不少且喪葬

之事自有限分故古有請隧不許今則雖至微者葬必用石灰松脂士大夫喪葬皆有禮文只為厚葬其親不得為分外之事矣且喪具稱家之有無窮者之葬具少不若人則自以為薄其親也務欲企及焉婚姻喪葬之事請申明法禁毋令越禮上曰如此之事自有法禁當申明舉行也○臺諫啓前事憲府啓曰弘文館上疏有指寧山君之語寧山君之事非自上薄於方愛也朝廷為宗社大計啓之而有上不得已勉從弘文館在侍從之列不念宗社大計已定之事輕易議論駭人聽聞至為非矣答曰弘文館只以友愛之義為重而言之豈有他情耶餘不允○壬寅受朝祭○弘文館校理沈彥光正字崔弘濟等啟曰本館昨日上疏今聞臺官以疏言為非而啓之今日入侍經筵未安敢稟傳曰臺官欲自上知其是非而啓之非攻擊之例也入參可也○仰朝講○聽輪對○三公議啓曰元根天下之大惡在國則為亂臣在家則為賊子凡亂臣賊子同一律也於律文雖無妻子定屬之法凡強盜妻子定屬之法亦不在於律而我國例皆定屬此人妻子亦依強盜妻子之例定屬於官無妨或遠徙于邊以示不與同國之意何如破家儲宅顯著於古籍今亦為之降邑彌之事雖不著於前書往歲樂安

密陽等地亦有知此人而皆降邑彌今不可不降也但水原畿甸之大邑或有天使之行或國有大事則此府可以擔當似不可輕易為之若示罪大惡極之意則不可不降從之○臺諫啓前事不允○下書于八道監司曰監司居承宣之地所當敷民彝敦禮俗使一道皆知孝悌之行長幼之序而近來任此責者類以簿書為急而不究其本源以此教化凌夷風俗頹靡甚至於悖亂天常滅絕人紀有水原人盧允根與其子善宗同謀一夜撲殺其父母天地間大惡莫此為甚肆於本月十八日並依律陵遲處死傳示四方鄉其令窮村僻巷無不周知有所警懼且鄉飲酒之禮乃尊高年向有德仁孝敬讓無暴亂之萌者也前已令申飭舉行而旋又廢弛岫亦詳考禮文以時行使知尊卑長幼之不可亂以化民成俗○江原道觀察使黃孝獻馳啓曰三陟府使李埴性本殘劣從吏下吏作弊於民治家不嚴子弟狂悖私役官人下人甚苦府內落虫而不由牒報差誤學校荒蕪專不動念六期之內坐費國廩貽害生民不可一日在職請並教授嚴千齡罷黜 命下該司○咸鏡道水興德源安邊等邑蝗月川兩雹○癸卯 御夕講特進官尹熙平曰舜大聖人也象日以殺舜為事而舜封之有厚仁人之於兄弟蓋本如

是接此云天王殺其弟佞夫此世衰道微之所致也父子兄弟之間人倫之至親漢之淮南厲王長謀反文帝赦處蜀路死民有布粟之謠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九弟二人不相容是病帝之不能容弟也宋太宗北征之時軍中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而惡之及其師還以不行賞德昭勸帝行賞帝怒曰待汝自為之尚未晚也德昭退而自殺故綱目書之曰德昭退而自殺是亦薄其帝也唐明皇勵精圖治之主而且建花萼之樓此以周家常棣之詩為法也我先王設置友善堂於內豈無深意也待宗戚及兄弟之道不可不盡其心今日之事為他日子孫之法可不審其始而善其後乎臣早事弓馬不知古事然職在特進之列敢達所懷上曰親親之道人倫之本也近年以來凶歎連仍災變疊現故宗親之宴以廢不舉耳卿之言至當○臺諫啓前事憲府又啓曰齊陵行幸時當徵黃海京畿兩道兵而黃海之量田京畿之點馬一年之內兼舉大事至為有弊請停量田點馬命停量田點馬餘不允○江原道平海蔚珍等邑蝗食木麥○甲辰夜地震○江原道安峽縣雨雹○黃海道黃州大風雨雹大如鳥卵損禾穀○乙巳傳曰水原正兵盧允宗與其叔父盧允根同謀殺其祖父母

德閱本府推案三省交坐推鞠事言于義禁府○黃海道黃州瑞興遂
安谷山白川兔山長連文化等邑鯉○丙午 御夕講○臺諫啓前事
不兄○平安道觀察使尹殷輔馳啓曰咸從縣前旅帥劉仁達以獨子
天性至孝早喪其父陪母窮居奉養之物寢處之具惟適所欲盡心孝
養及其母歿葬于家北結廬墓側一不還家躬執祭物朝夕行奠不食
鹽菜以終三年以其家一間為祠堂朝夕設奠出告反面一如生時孝
出至誠幼學劉仁碩性本至孝承順父母娶妻出居日三來見其父繼
先得狂疾日漸加發幾至死域日夜在側百藥無驗閱三綱行實見斷
指得效事潛引斧自斷手指燒磨調水以進其疾遂愈其後父死居喪
三年不食鹽菜迎母于其家盡心孝養雲山郡幼學俞諧妻良女中之
其夫中風幾死復蘇者幾至一年奉藥日勤終夜不寐竟日忘食形容
枯槁及其夫死不食勺飲舅姑強勸始歡粥子女皆幼呼寒啼飢猶不
暇顧竭財盡力精具祭物不廢百日之奠舅姑皆老不能謀生故自織
自賣僅得奉養雖窮乏每設朔望之奠二年後父母哀其窮寡欲改嫁
誓死拒之舅姑朝夕之奉溫清之供一如夫在之時順安縣箕子殿參
奉朴蔓根以獨子性本仁孝年一歲時喪父事母孝顏養志晨昏定省及

其母沒結廬墓側一不到家親執祭物朝夕設奠不近酒不食鹽菜日
三哭泣終始不怠嘉山郡甲士方權妻尹氏喪夫家前成墳造祭廳設
枕席畫像掛壁親執祭物朝夕哭奠事亡如存哀毀切至于今十餘年
守喪同生勸改嫁仰天號泣守節益堅誠意懇惻操節無比○丁未

御朝講領事南袞曰聞黃海道有殺父之人殺父之變罕著史冊而疊
出於今日不勝驚愕父子之親三綱之首也近來民彝滅絕屢出天
倫之變人心之惡何至此極也臣濫叨中書之首中書朝廷之根本教化
皆從此出也有上雖有孝理之至意如臣等不能奉揚三綱之淪數

固無足恠上曰觀黃海道監司金謹啓本果有殺父之人但此人乃

強盜也嫌其父指示根捕誘引黨類同謀殺弑其手刃與否時未畢推

未可知也然與於謀是亦弑父也延安白丁趙振孫與同黨李成故其父孝同袞曰自古豈

無盜賊在子則罕聞有殺弑者未知今之人以何如是極惡也不勝

惶憂昔邾定公時有殺其父者誅其人破其家齎其宅其君逾月而後居

爵今凡報善宗已依律斷罪且令破家齎宅是法定公之法也我國近

因年凶不舉禮宴故弘文館論之前日自上下問時臣等議啓以為

宴享通上下之情禮不可廢而今聞禮曹為觀察使宴享云此為無妨

但今三綱淪斲弑父之賊疊出古今之大變也此正國君逾月居爵之

時而為宴享恐乖古意請姑停何如 上曰雖強盜殺其父天下之惡

一也允于孝理之事上下固當盡心宴享則可停○同副承旨鄭應麟

以盧致宗承服照律與三寸叔九根四寸兄善宗同啓曰此人罪大惡

極依允根善宗父子例序立行刑以懲後人之惡傳曰可○臺諫啓前

事洪處誠依允餘不允○咸鏡道病疫咸興洪原北青定平富寧物故

者合計一百六十一○戊申 聽啓覆○臺諫啓前事不允○平安道

慈山等十二邑雨雹或如鳥卵或如榛子禾穀損傷○已酉臺諫啓前

事不允○庚戌 御夕講○臺諫啓前事憲府又啓黃州牧使許淳不

解事人也前為定州牧使民多受弊今黃州中朝使臣往來大處也一

為疲弊後難蘇復舒川郡守柳希汀前以不謹居職論適而今為郡守

至為未便請並適皆不允○辛亥 御朝講○御書講○御夕講○臺

諫啓前事諫院又啓功臣仲朔宴固所當為近來農事不實畿甸尤甚

而今年天灾地變疊臻至有子殺其父凶變之極無有甚於此時正宜

上下警懼之日也如拜 陵事亦非其時而自 上誠孝懇切故不敢

啓停况今秋國家多有所為之事而灾變如此仲朔宴請勿行 命停

仲朔宴餘不兄

八月壬子朔 御夕講侍講官任權曰今六曹堂上坐不坐今議政府

檢察其待卿大夫恐或煩瑣也堂上官古無公座簿况六卿亞於三公

自當策勵供職不必別立法檢察也 上曰此言至當六卿三公之副

自當各修其職如有緩怠則政府撻治而已待之如此事體則非便然已

議諸大臣而有此令矣任權曰為六卿者豈無計慮自當無怠忽之心若

不盡力國事則自有物論且曰水原人以子而殺父母以孫而殺祖父

母人倫大變國家驚愕即示與刑至於傳示四方但前者雖不至如

此大變必降邑號為縣監而今乃只降為郡民亦不割屬仍任金瑁大

抵教化之本在於朝廷雖非金瑁之所能為如此極惡大變出於治下

安敢覲然在職揆諸往事罷黜亦當 上曰大臣及吏曹以水原為大

邑此人可當故仍任之耳降號則縣與郡何異典經許沆曰大抵境內

雖盜賊竊殺必罪其邑倅况人倫大變出於治下豈無其責仍任則

未便○傳曰今於經筵典翰任權以水原府使金瑁仍任為未便云其

招政府郎官議諸三公三公議啓曰朝廷教化固當先被畿甸而教化

之本實在於朝廷豈由於金瑁一人不能教化而致此極惡之變哉水

原乃大邑而金瑄赴任已夙慣識邑事且勤謹官事民亦便之臣等之意仍任為便傳曰知道○臺諫啓前事不允○弘文館副提學金鏐等上劄曰拜陵之命一下朝野皆曰 殿下數十年未舉之典得行於今日此 聖情追遠之至民德歸厚之本也然以時而觀之恐未穩也今年雖曰小康或傷於旱澇或損於蝗雹而畿甸尤甚况黃海一道連歲凶荒殍札相藉調兵齎糧弊鉅怨興豈獨 殿下之軫惻園陵之靈亦所未安十月清野之後猶未可為也况未拏斂之時乎 殿下審事勢之宜念時弊之重亟還成命以待後日傳曰以謹灾恤弊為重而啓之當矣若必待大豐而後有拜陵之舉則恐違誠孝之實近日變恠多出於人倫則為人君者九于孝理之事宜自躬行以示其下○江原道金城狼川縣霜黃海道瑞興府霜○癸丑 御朝講○臺諫啓前事不允○甲寅臺諫啓前事 諫院又啓曰 上欲拜齊陵臣等曾聞今年農事大槩稍稔且以為自 上擬有此舉已有年矣今不可止而昨見黃海道啓本灾損處甚多且聞畿甸禾藁亦不結實凶荒甚於去年民間阻飢救死不暇今若有此舉動則經宿供頓其弊不賢且九月十一月間晚穀必未及收齊而軍馬踏損之弊亦不可不慮臣等反覆計之今年

決非舉動之時請速命 停答曰拜陵事近者侍從亦啓之予亦熟計
之但今始有此議則猶可止也曠年未與之事議之已定大抵大祭進
退重事也而以拜陵之故選擇日且諸事已備中外皆知之今若 命停
則彌令不一有同兒戲國家事豈宜如是皆不允○平安道渭原兩電
○乙卯弘文館副提學金鏐等啓曰今年農事田穀則本不實水田則
初將稔而晚傷於澇且近日婁風遽作皆不發穗穗而亦不實其為凶
歉無疑矣行幸時一應弊事雖曰盡除而道路橋梁修治之事皆用民
力自今月民將長役于官而所齎之糧亦必不得備矣親祭之禮累年
未舉者皆以歲凶也如此飢歲安可必行若不停幸則民間非徒不得
收齊亦不得種兩麥明年之計亦無賴矣以民弊迫切故敢啓請停之
傳曰拜陵事自下猶可勸而行之今豈偶然計爾來啓乎但此累年欲
行而未行之事也初若不定則已今既議定不可停也金鏐等三啓不
允○臺諫啓停拜陵傳曰招議大臣後當發落耳 命招三公詣賓廳
議之領議政南袞左議政李惟清右議政權鈞啓曰拜陵事近陵則或
再三行之而惟遠處數陵尚未行焉年年每有傳教而只緣年凶且慮
民弊而未為耳臣等初聞今年農事偶然故當初下問之時臣等議而

啓之曰今年農事不至於不得拜陵也但京畿農事若誠不實則不可行也王者必先安民然後可行孝理之政今若以民弊還停則何有不可傳曰布營使明日勿遣可也且齊陵親拜事以京畿農事不實而徵兵有弊故還停之以此意捧承傳○丙辰傳曰偶閱內藏 世宗朝日記有云宣德十年乙卯正月十二日幸昌德宮齋宿十三日乙酉三更行太廟祭云其考政院日記以啓知其的實而後將有所議也○丁巳政院啓曰宣德乙卯日記考之則正月十六日以後日記則在矣其前日記則年久磨破不得考矣傳曰此則不得考矣但內藏日記又云宣德乙卯正月二十八日幸東郊二月二十五日幸慕華館迎勅此非如天使也乃我國人奉勅而來也其考諸政院日記以啓欲知其實否也○傳曰 世宗朝日記內藏云正朝使田興權聘於宣德九年十月十五日赴京十年正月二十八日還來云此事既與政院日記相同則昨令考啓之事亦必相同其遣史官收議于三公曰前月成均館庭栢雷震時欲親祭而 慈殿未寧故不果而釋奠祭亦以社稷祭致齋不得行矣今者儒生多集京師科舉則既有別試不可為也欲於今月二十五日前親行別祭于文廟仍試製儒生高其賞格何如且五禮儀註云大祀中祀

前一日齋宿于齋所又考

世宗朝日記則

世宗時御慶福宮故前

一日齋宿于昌德宮行太廟祭云是欲合禮文而為也前日大臣以為宗廟則有齋所而文廟則無有二云然宗廟齋所亦狹窄不合於齋宿而雨雪則下人亦無所依允祭宗廟及文廟皆齋宿于昌德宮行之何如今日乃釋奠祭飲福三公必往其令往議以啓領議政南袞左議政李惟清議曰前因雷變既遣大臣致祭秋丁釋奠又已攝行而行祭後未二十日間又將親行則視學雖為帝王盛美祭禮似嫌於瀆前日儒生既於殿庭試製而以書冊等物獎勸別試開場之日已迫而其前又聚儒生製述雖重其賞格徒歸於煩數而已恐不足以風勵儒生太廟與文廟親祭時依 世宗朝古事齋宿于昌德宮 上教允當右議政權鈞議曰前以雷變即遣大臣別祭矣且今月二十六日別試初試其前又試製述似涉煩數且太廟有齋宮而齋宿他所恐為未安若文廟則齋宿昌德宮亦合於禮落點于領左相議傳曰後月太廟及文廟親祭時齋宿于昌德宮可也○戊午臺諫啓前事不允○黃海道觀察使全謹思馳啓曰白川居白丁趙根孫與其類李成李守文結黨作賊根孫之父孝同與捕盜將朱一孫率軍追逐以此舍之一日遇孝同於無人

山野中李成先射李守文次射其子根孫又從而射之遂致死其後根孫還到其家其母即奔告于捕盜將朱一孫一孫即率軍掩捕射中致死一孫等憤其根孫罪惡即斬頭進告于白川官而郡守甲瀚檢驗則果根孫耳○慶尚道慶州等十六邑地震屋宇皆振○己未御朝講侍講官任權曰我國雖稱禮義之邦而近日教化不明綱常之變疊出多有不忍言者而黃海道又有弑父之人此人以年凶起為盜賊父子之倫尚不能保以至於相殘安有如此之變乎此非如一陰陽之變一草木之妖天理民彝滅絕無幾朝廷若不以此事為驚愕則民俗之偷薄固無足恠兄弟不和亦人倫大變而亦不以為驚將以何事為驚耶大抵扶持人倫綱常而已如此等事自上不可不察也古人云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近者廉恥道喪而言事之際只論用人之非政事之小失大貪大賊則有可言者而有所遺漏不知其由矣○刑曹啓曰趙根孫捕獲人行賞事當初已具於購捕節目推問定罪後當行其賞也且根孫弑其父孝同事李成招云吾先射趙根孫李守文亦射李守文招云吾與李成射中後根孫亦射中遂致死云招辭似小異而根孫雖死允定大罪不可不詳推其令本道觀察使推啓乎抑

當別遣京官推鞠乎傳曰其招政府郎官議于大臣曰趙根孫雖已死罪大惡極當定其罪前日盧允根以近於京故拿推耳此則外方之人遣朝官推之乎今本道觀察使推之乎其詳議以啓三公議啓曰前日有如此之人則本道觀察使畢推啓聞而後定罪矣近日則不發于本道而朝廷先知故拿推耳此人罪大惡極亦當拿推也但彼類皆大黨恐或逃躲於中路而正犯人亦已死遣朝官推之可也傳曰遣秩高諳練朝官推之○大司憲俞汝霖掌令元繼蔡持平權輓李彥迪啓曰用講經筵官啓云近日只論政事之末而大貪大賊則遺漏云允察此等之事本府之任也而臣等不能察以致侍從之啓在職未安敢辭傳曰經筵官於講論之際啓大貪大賊之事大貪則守令也大賊則弒父之人也非有此等人而臺諫不論也其勿辭俞汝霖等再啓命勿辭○大司諫南世準司諫金鉉獻納金希說正言黃憲朴洪鱗啓曰朝經筵典翰在權以為言事之際只論政事間小失而使大貪大賊遺漏不知其由也臣等聞此言至為惶懼有如此人而臣等未及聞見以啓此臣等不任職事也在職未安敢辭傳曰朝於經筵典翰論弒父之事而仍言大貪大賊之事非責臺諫勿辭○憲府啓前事不允○以成世昌為

全羅道觀察使許洽為弘文館應教○京畿朔寧咸鏡道文川平安道
成川昌城等邑大風雨雹○庚申大司憲俞汝霖大司諫南世準等因
任權啓辭合同請遶三啓 命勿辭○御夕講○坤方有氣如火○
辛酉 上行 聖節望闕禮○臺諫以前事請遶五啓 命勿辭啓
退待適命而出傳于政院曰臺諫數日啓遶之事目 上豈不計之乎
且弘文館若論臺諫之事則已矣此乃任權臨文言論之事也以不
顯然之事遶之則亦非矣其以此意招臺諫言之汝霖等以 命復來
而前啓遶至再 命勿辭○傳于政院曰任權之論臺諫臨文偶然與
否不得知之權宜自來啓其意而不爾臺諫亦累日辭遶自 上欲問
其意於權也以臨文所論問之似異故不問之矣若他事則當問于大
臣也若任權自來而言之則上下當自解釋也此事徐當議于大臣矣
今何以為之其議啓且臺諫於昨日則只辭免而今則至於退去然非
如呈辭明日朝參朝講似宜入參也但若臨班而乃啓曰退而待 命
云則還停亦不可也朝參則不如朝賀還停亦易然何以為之政院僉
啓曰任權所啓之意未可知也侍從啓事而下問近日所未有也且臺
諫之意亦未可知也但以今日不就職之勢觀之恐或不隨班也有

上量處之何如傳曰政院之啓其當予亦以下問為難改昨日亦以此
答臺諫耳果以臨文所啓之言問之為難矣○汝霖等又以命來啓
避如前○傳曰以臺諫所啓之事見之若實有大貪大賊之人則任權
自以待從當言之矣大抵人之所聞各異若聞如此事則當自先言也
言論之間未知指向之意故事至於此也其勿辭且朝參之禮百官皆
會雖辭避亦可入參也政院並以此意言之可也○下黃海道觀察使
金謹思書狀曰強盜李成李守文已身死云欲送敬差官者以趙根孫射
父之事為重故耳今者此人等已死而只有李朴朴乃李成等逃匿時
許接人也不可為此入而遣敬差官也此公事其令該曹速回啓可也
○慶尚道金海有黑雲如虹其長經天不即消滅○壬戌受朝參○
臺諫連日辭退至是上命召入參朝見上又將御朝講臺諫辭曰
今日朝參則勢不得已入參矣臣等以臺諫不堪其任而入侍經筵心
所未安傳曰既入朝參則當自入侍經筵也况入經筵則臺諫亦可聞
予言予亦知臺諫之情也且前例亦有方辭避而入侍之時其勿辭○御
朝講上謂掌令元繼蔡正言黃憲曰近者爾等以待從言論連日辭
退心權之言果有意於攻擊耶必臨文泛然偶發之也然未可的知

也若下有意於攻擊則以不緊之事連日辭退非徒廢事亦駭於人之見聞爾等更加斟酌也繼蔡曰任權以爲近來論事只舉政事間小小之事而大貪大賊遺漏不言此但不舉論臺諫云爾其實固非臨文泛然之論臺諫不得其任故侍從論之雖外論若出於有識者則爲臺諫者不能自安况侍從論啓乎若此而苟且在職則失臺諫之體故累日請免未蒙允可故退而待 命固知煩瀆心甚恐懼然臣等辭退亦不得已請速 命適憲亦啓之 上曰有大貪大賊而不言與否未可知也設使有如此者所聞各異侍從亦當言之不必微論且任權若欲攻擊臺諫則當與本館同議論啓不可率爾發端於臨文之際也不知任權所啓之意而輕述臺諫不可也於大臣之意何如領事李惟清曰任權之啓茫然與否未可知也且臺諫非必謂任權攻擊也大抵朝廷政事間雖微事必持風憲者論之若曰遺漏大貪大賊則臺諫之引避固當然豈可逾哉臺諫不可輕述之意已盡啓之且侍從已發其言端臺諫就職聞見舉劾皆不可哉同知事李沈曰臺諫以聞見言事任權雖聞而臺諫或不得聞則勢不得舉劾矣臣意任權如有所聞則當顯然舉論不必微言也臺諫以此累日辭避曠廢職事而任權至今傍觀尚

不顯然指囑臣意以任權為非也。上曰予固欲招問之但以推問言根傷於事體故未果為爾為任權者當自來顯然言之而不然故上下未知其所指人人有疑懼之心果未便矣李沆曰都下疑懼人情鬱悶必須指囑疏通然後人心安而臺諫就職亦易矣不然則雖適臺諫人之鬱悶則未解也。上曰人之所聞有先後任權若有聞見亦當舉論不必待臺諫也。○刑曹以趙根孫弒父公事回啓曰子弒其父人倫大變降其邑號破家瀕宅事關重大不可不審覈其事狀而遽為之且不可以無據而遽置之况趙根孫率妻入來其母奔告于捕盜將而捕斬則其母尚存亦有當問之事且其推官之言亦不可不聞曹意欲遣差官而未敢擅便敢啓時領議政南袞左議政李惟清右贊成洪淑適承召來會賓廳下議刑曹所啓之意南袞等議啓曰果如刑曹所啓彼辭證人雖死弒父大變不可輕棄近處居民亦或聞知其事狀且必示朝廷驚動之意則速遣敬差官為當傳曰其言于刑曹作事目速遣可也。○上引見南袞等于思政殿問曰臺諫累日辭退何以為之南袞曰此以任權之言如此固辭也任權進講之日小臣亦入侍祇聞大貪大賊之語而不聞指囑之言臺諫甚重以此事適之未便臣意以為人

之所聞自有先後任權先聞而發言於經筵則臺諫因此而舉劾亦未
晚也就職而聞見則豈不知哉兩司曠日廢仕甚為不可臣亦不知處
之何如則可也 上曰臺諫就職而因侍從所言舉劾果未為不可予
意以為臺諫若知任權之意則似可就職而言論所啓問之為難故不
果問也南容曰如此事議論必多端臣不知何論而折衷也臣意以為
彼雖曰大貪大賊豈有他意必培克貪汚有所指向者彼意必以為如
此開端則臺諫必因此舉劾也大抵侍從以補闕拾遺為任固不可指
的舉劾也言事於人主之前而又從以問其言根則摘發人之過惡其
誰肯為後雖欲啓事者亦必有所憚難而不敢發也其弊不可不慮李
惟清曰當問于權曰泛然論之乎抑有所指的歟若曰泛然論之則臺
諫必安心矣南容曰觀遺漏不言云則固非泛然也不須問也 上曰
問之則傷於事體權若自啓則似當惟清曰言端已發臺諫就職而推
舉亦當臣不知固辭之意何如也 上曰任權雖有意於攻擊而而言
之若小事則不可逆也况非攻擊乎南容曰大抵臺諫必無少累而可任
其責故今之辭避至此也然臺諫侍從皆當務為有益於國家之事雖
臺諫固非但潔身而已侍從所不聞臺諫論之臺諫所未聞侍從言

之務令國事歸於是而已豈必一有干涉之論輒皆引避期於得請也○
上命召臺諫傳曰已與大臣議之大臣亦謂當就職其勿辭臺諫聞
命來啓曰大臣以臺諫數適之弊啓之臣等決不可就職而累啓煩瀆
故更退而待命遂退 上又命召未至弘文館副提學金鏐等啓
曰近者有表表當劾之人而臺諫不舉有物論故任權啓之而臺諫連
日辭退亦以有物論也曠日廢職未便適之為當傳曰顯然被論其適
之○以孫仲寤為議政府左叅贊韓亨允為工曹判書趙玉崐為大司
憲朴閔卿為大司諫南世雄為執義沈思順為司諫許洽沈義欽為掌
令洪石堅金紀為持平宋璣為獻納宋純姜允權為正言○京畿黃海
道江原道下霜○癸亥司諫沈思順啓曰大司諫朴閔卿在外獻納以
下臣不可獨為署經請適傳曰適之可也以任樞為大司諫○甲子司
諫沈思順啓曰大司憲固當擇差而趙玉崐望輕不合正言姜允權不
合諫官請並適之傳曰被論於同僚皆可適也○以成雲為大司憲沈光
彥為正言○乙丑日暈○丙寅 上親祭于文昭延恩殿如儀仍詣璿
源殿前行四拜奉審○諫院啓前事又啓前日京中武臣宰相數少衛將
不足故或武臣守令或徑適來慶州雖非武臣猶可以差遣府尹尹熙平

請迺答曰尹熙平京中無武臣堂上故啓之當矣但慶州大處也熙平雖武臣頗有學識必以如此人差遣可也○亦不允○日暈○管押使刑曹參議尹止衡如京師○丁卯臺諫啓前事憲府又啓長興府使張彥良可用於邊方而不合內地守令水原之事人倫大變其降邑猶乃所以示民以大變之意而仍任金瑁苟且黃璫本無物望士林輕賤不合大司成工曹判書韓亨允本有物論不合六卿請並迺皆不允○慶尚道金海有女一產三女○戊辰 御夕講○臺諫啓前事又同辭啓曰三陟府使禹允功性本貪黷前則以有所失不得為衛將近雖累爲守令及其適來也允物多數取來貪黷情狀尤露忠清道水使申玉衡前為忠清兵使適以軍籍老除作紙多數捧納終無置處私有用下不持此也泛濫之事甚多同知柳湄前為忠清道兵使侵漁軍卒卜獻多數取來此三人者貪黷無狀請皆罷黜不齒仕版皆不允○己巳 御朝講○御夕講○臺諫啓前事黃璫尹熙平水原事如啓餘皆不允○夜東方有氣如火○庚午臺諫啓前事不允○上召王子君駙馬等于慶會樓下觀射候賞賜有差○辛未 御朝講○遣叅常寺正柳仁貴于黃海道司饗院正韓胤昌于江原道內贍寺正金麟孫于忠清道典翰

任權于慶尚道舍人張李文于咸鏡道奉禮姜顯于平安道察年分灾
傷○臺諫啓前事 命逆張彥良柳希汀旣不允○壬申臺諫啓前事
不允○以元繼蔡為弘文館應教趙宗敬為司憲府持平○日微暈○
癸酉 御朝講○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允○甲戌 御夕講○臺
諫啓前事憲府啓會寧府使金鐵壽無踐歷驟陞二品請改正並不允
○日暈○乙亥 受常祭 聽啓覆○臺諫啓前事不允○召會王子
駙馬于慶會樓下觀射○京畿永平揚州等官兩雹江原道三陟兩雹
揚口兩雹深一尺許襄陽杆城下雪慶尚道蔚山等五邑兩雹○丙子
受朝祭 御朝講持平趙宗敬正言沈光彥論啓前事 命只罷申玉
衡禹允功柳湄餘不允宗敬曰近來罕接宗親故弘文館至於疏陳固
當接見以篤友愛也但昨日斷死刑而遂引見王子駙馬而觀射平日
甚多不必於斷死刑之日接見也 上愕然曰予未及料此矣非昨日啓
覆後始命召之前日已有命故忘却偶為之是出於無心耳光彥曰人
君之於下以其有罪故不得不罪也然當為之惻然也今則上以為出
於無心也後勿復有此舉甚當○傳于政院曰啓覆後不視事無例
故經筵亦御之耳央死刑之日則不視事有定例故上下共知之也啓覆

之日亦依決死刑之日而有不視事之例則上下皆知之啓覆之日前亦有不視事之例耶今王子等引見無動樂事故為之耳政院回啓曰決死刑之日不親事例也古語云君為之不舉今之不視事亦倣此也但啓覆之日則或御經筵是實視事也然則啓覆日無不視事之例也傳曰知道○慶尚道寧海府雨雹○丁丑右議政權鈞以病呈辭曰臣近因病勢沉縣乞解重任伏蒙 聖慈給暇調理○ 聖恩深重弟緣臣宿患風眩年年鍼灸屢勉趨衙今則年齒益衰加以病痼專不進食榮衛枯羸消瘦前之風眩又從而交叢多方救療略無一效此由巨福過所召天道虧盈器滿則覆臣之盈滿極矣病入膏肓理所當然政府非養病之地而臣之卧病二旬餘矣臣雖不關於有無心則敢安於斯須釋負居閑安心救病不勝至願傳曰加給由可也但大臣之辭也製不見批答以啓○都承旨柳溥啓曰聞右議政權鈞病勢近日尤重遣醫問證賜藥何如傳曰速遣內醫詳問病證而可當藥物令內醫院劑賜可也○內醫院直長朴世舉以權鈞病證書呈政院政院仍啓曰權鈞聞將降不見批答以肅拜行禮為難云以此觀之病勢必重矣傳曰病勢果重今世舉不離着病而又令劑藥以送可也且以遣批答為難云

果非如常時而已給由不允批荅姑停之此意則政院其論之○戊寅傳于政院曰聞右議政病證至重依前例遣左承旨趙邦彥問病可也御夕講政院以義禁府堂上意啓曰李仁成歐打其三寸叔母公氏事已推而其切隣所供公氏於仁成家外扶執頭髮而仁成乞哀云公氏婢子所供則其主往仁成家而仁成扶執歐打後出走公氏追逐扶執于外云不可以此的知打否也但李仁成所供云家舍甚少只五間無內外云故摘奸則果無內外只五間而已何以為之敢稟傳曰三寸打否不在乎家之大小也仁成切隣言不打而公氏婢子則言打之是必庇護其主而言也若諉之以家小而不打則公氏傷處甚多當考覈其所傷之由後可以分揀也令禁府堂上詳議以啓○夜電光丙北方雷動○京畿廣州坡州黃海道海州等七邑雨雹○己卯義禁府堂上張順孫李沈等啓曰李仁成事 上教以為公氏傷處甚多可分揀云但公氏先往仁成家其意必欲相鬪而致害也且公氏婢子招云公氏先執仁成而相詰云其傷處或公氏欲陷害仁成而所自作也或仁成扶執相鬪打下致然也未可的知也以切隣及各人供招觀之仁成切隣則云仁成未嘗打公氏奴子則初供於刑曹言仁成打公氏於

家外後供於本府言打公氏於家內其言各異而令人見仁成家則只
有五間無園庭云似波於各自庇護而言也其傷處亦無爛破處而只
有青赤色而已原情揣之則公氏先往仁成家似欲陷仁成而致此也
然不可知也傳曰公民傷處雖曰只有青赤色不得考覈其由則仁成
事當依公事處之也○御文講經筵官等將入侍天陰雷動 上以陞
御座受講為未安命承旨丁玉亨與特進官孫澍尹世豪議啓遂共啓
曰天動不御經筵臣等未聞焉上乃御講講罷仍傳于政院曰今夕講
臨時雷動而天動不可御經筵前日似有此議也故問于經筵官則皆
未能記憶云而雷動亦止故乃御經筵耳大九天有雷而欲不御經筵
者敬天之心而以踞坐為未安也前日以此意自下啓之而自 上有勿
御傳教但不能記其年月似乎無據然其考政院月記以啓可也○自
未時至申時雨雹雷動電光南方有聲如風水○京畿楊根豐德高陽
交河大雷電雨雹忠清道文義兩雹○庚辰御夕講○政院考己卯年
所議雷動時 殿坐視事事書啓已卯七月十九日 上曰雷動時

所議雷動時

殿坐視事事書啓

已卯七月十九日

上曰雷動時

成宗朝則傳經筵云何以處之乎韓忠曰雷亦宜有輕重乎雷電時視
事便否請令弘文館考古典議啓 上曰非時雷電則乃災變也所當
戒謹也然雷亦有大小隨時對傳曰前日有議故令書啓欲知之而已

九月辛巳朔○癸未

御夕講○甲申

御夕講侍講官元繼蔡曰近

者清白吏子孫及忠臣之後並令錄用而未見其錄用此關於世教不可不舉也後世功臣猥濫勢不得盡官其子孫但在先王朝元勳妻子或不時存問其眷待之道至矣請留念上曰清白吏子孫已令錄用該曹只叙門蔭而不之舉行當今廉恥道喪須為錄用激勵無恥之輩繼蔡曰去年畿甸凶荒太甚故功臣職田減省作租此必有司無所措為計出於不得已也然功臣之後賢者之裔固當厚遇此古之帝王崇德象賢之意也上曰前年則不得已與大臣議而處之若年年例減則不可特進官安潤德曰前年極歉有司亦不知攸為欲減祿俸而大臣以為宜先減高品之俸自上並令勿減備民租種無以為計適三公詣闕命與相議以功臣田職田別賜田稅作租備種自上亦難之而勉從然猶太半不足故以司導寺所納中米一千石亦作租猶未足也此乃供上之物有司啟之為難而皆出於不得已也且朝官既已受祿職田可減六品以上祿俸減一石雖似無多積而計之至一千石矣供一升米者減半升則一年所減亦且四千石臣於前日盡計此意以啟而乃因大臣之議不得行之若功臣則與國同休戚有山河帶礪之

盟國宜厚遇其子孫也但前年功臣田稅作租事為京畿之民所不得已也前年水田不稔民生艱苦幸因黃海道旱田豐熟故畿民流寓於彼得不死今年則水田雖稍稔而旱田則專不稔活此民生何以為計當此收穫之日民尚阻飢水田所收雖樂歲以之應貢賦且為農餉其不至於飢餓者實賴旱田之稔也今年旱田之不稔至此該司不知所為憂憫而已○臺諫啓前事不允○乙酉 御朝講執義南世雄

正言沈光彥論前事沈順道崔光潤依允餘不允領事李惟清曰許淳雖二邑宰相治民則臣不知其可也雖非許淳可任黃州者多適之為當人金鐵壽武班中可用之人也若適此人必以他人陞品而遣之不當改也韓亭允雖有物論已久之事豈不得為工曹判書乎 上曰許淳

在二品之列黃州乃降授故不允矣然黃州大處而久曠今適有政適之○吏曹啓司饗參奉望不點而下之曰此皆廢朝時被罪人子孫也

以清白吏子孫並擬何如判書許硯落曰臣等之意亦欲以清白吏子孫擬之而但被罪人子孫有簿錄而清白吏子孫則無簿錄故未耳傳曰

知道落點于朴寅亮其擬望人朴寅亮間之子金萬鈞千齡之子曹兵士虞偉之子姜疎洞之子李守忠克增之孫也兵曹判書金克幅啓曰忠清道水使固當擇差故啓請守令並擬者臣等

之意在於南原府使金秀淵秀淵居官勤恪為吏清白故欲以此人擬
望而尋聞有刑曹被推故不擬耳傳曰知道○以柳灌為承政院右
副承旨崔弘濟為弘文館正字○丙戌臺諫啓前事不允○丁亥京畿觀
察使洪景霖啓曰臣近觀道內農事左道時未畢審但今年早早晚兩
穀不長盛而晚水太多故沉縮未穗且自去月十二日連夜下霜其莠
穗者亦未結實民之生活實為可慮霜後災傷欲踏驗啓聞而戶曹必
視為例事也臣意以為若給霜後之災庶蒙一分之惠故敢啓耳當初
以災傷失農啓之者只十六邑而今乃巡審則無非失農之邑傳于政
院曰以所啓之言諭于戶曹○戊子傳于政院曰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
歛而助不給皆為民也人君所當為之事而近來連有事故未得行之
今臺諫雖入試場亦有餘負今十一日將觀稼西郊○三公議啓曰唐
人到義州灣子江此邊歐伏兵軍搶奪軍裝禮曹將通書遼東令禁
戰以之報府但我國於上國因小事或成大釁且與野人壤地相接常
懷作賊之心故松江上下潛隱造船乘隙恟掠者有之唐人則不然與
我國境界相距甚遠造舟作賊潛泊此邊必無是理且本道觀察使啓
曰夜半乘者皮船來到搶奪云此船出處亦甚荒唐且今東八站雖有

新任唐人然道里遼遠豈能越義州之境敢來恟奪乎臣等之意恐我
國人或以私事潛通上國仍被劫奪而來也此實難辦之事請別遣諳
練朝官詳悉推閱得實啓聞後朝廷史議處置何如傳曰依啓○己丑
臺諫啓前事不允○庚寅下義禁府公事于政院曰文範已受刑三次
若他事則宜可以分揀判付但奔競罪重近來以不窮推為未便然士
大夫受刑已至三次亦且加刑耶其招政府郎官收議于合坐可也○
臺諫啓前事不允○辛卯傳于政院曰今日望遠亭觀武才時步射小
革分兩運一時並射步射則一矢小革則以五矢定三巡而射○傳于
丁玉亨曰宣傳官不與射官者書名以啓玉亨即抄書以啓 上點八
人曰四人越邊四人此邊皆於觀望處射山禽水鳥而來欲觀其武才
也但烏鵲與鳶勿射傳于都承旨柳溥曰有一女戴物以立江邊其問
之溥即使人問之乃曰家圃所種西菘茄子甚佳欲獻之云傳曰女人
私獻不宜受也然以誠來獻其合司饗院受之饋酒賞布而遣之○內
禁衛金世勣射雉一首宣傳官金閔榮射水鴨一首以進傳曰其皆饋
酒賜別造弓一張雉鴨下司饗院 上手書湖山秋景七言律題傳曰隨
駕人負勿論文武臣皆製進○命都承旨柳溥暨史官上階仍傳于鄭

光弼南袁李惟清權鈞張順孫曰予曾聞 成廟嘗打圍而近地居人有

以園李栗獻者命受之今日有一女戴物立江邊以之問之欲以家圃

所種西芥茄子獻之予初欲不受庶民以誠來獻故令受之但此近來

所獲之事於大臣之意何如南袁等啓曰小民固有獻芥之誠是非受其

物也受其誠也受之為當傳曰知道○夜良方有電光○壬辰刑曹啓曰

今觀黃海道推考敬差官金璇所啓趙根孫事已悉推閱其殺父事分

明當依盧允根定罪然本曹未敢擅便敢稟且趙根孫捕獲者在白

川其賞格今已啓聞但李成成則強壯力與根孫同謀殺根孫之父者捕捉者在伊川故黃海

道觀察使啓請令其道觀察使磨鍊啓聞云今金璇在黃海道距伊川

不遠令金璇往江原道與觀察使同議磨鍊啓聞以如傳曰趙根孫殺父

分明依盧允根定罪事刑曹為案報府且金璇仍往江原道磨鍊事刑

曹亦為狀啓啓下行移也○臺諫啓前事不見○癸巳御朝講○三公

啓曰文範事奔競罪重 上教至當但臣等之意以為三次受刑幾至殞

命而尚忍杖不服別無他情況已為外任亦必無奔競之事矣傳于政

院曰元範事元非死罪不可數多加刑以勿推判付○政院啓曰今觀醫

員朴世舉所書呈右議政之病皆為危證而又萌浮腫病勢至危若氣衝

上攻則必至於言語不通云前者大臣疾革必遣臣問其所欲言者當

及言語時遣問傳曰都承旨其往問病兼問所言可也○義禁府啓曰

公氏婢五目德初於刑曹供云李仁成乃公氏夫同姓三十姪推置公氏於水

田裂破衣服而打之後於禁府則云李仁成在其家坐厨間喫飯公氏

往入而扶執頭髮用拳歐打前後招辭各異吾目德請刑推傳曰吾目

德刑推事不可判付于推案其以所啓之意為公事以啓○柳溥還自

權鈞家啓鈞但為謝恩罔極之辭別無所言○臺諫啓前事不允○甲

午 御朝講○臺諫啓前事不允○乙未 受朝賀○傳于政院曰在

社宗朝數引見宗親此所以示親親之道也頃者內宗親則已引見矣

外宗親亦欲引見而近因右相病重未之果也今日遣中使問病則喘

無證稍減云大抵大臣病劇則不可動樂只可引見而已來 十八日 慶

會樓下當引見外宗親其令宗簿寺抄啓且 祖宗朝引見宗親時承

旨史官例不入侍而頃有不可之議故並令參侍矣今則依 祖宗朝

例勿入侍可也○政院啓曰右議政喘急上衝宵中煩悶甚為危急云

今明日內生事與否未可知的知明日雖始開試事脫有凶聞則未可卒

事也明日舉動何以為之敢稟領府事鄭光弼領議政南袞左議政李

惟清適以試官召來賓廳遂下問曰今聞政院所啓大臣病劇則殿試
宜可退行也但外方人以此淹留者甚多不特此也又有重試初試及
殿試若退明日殿試則重試亦當次次退行而又犯冬享大祭齋戒試
事須於大祭前畢試也且前日朝議以為慶會樓下不可行殿試云若
於樓下試取則既無動樂節次雖有凶聞還撤亦易若於慕華館方開
試事而有凶聞然後還宮未穩於事體何以為之其議啓鄭光弼等議
啓曰雖不下問臣等已議之矣設科取人國之大事不可以小故輕為
進退也但權鈞病勢政院以免急啓之而五等亦於昨日往見今明日
亦難延留雖慕華館或慶會樓試事未畢前若有凶聞皆不可卒事
且今大祭已迫當及其前畢試也然古之人君聞大臣之卒則雖有事
於廟中亦未畢事樓下雖不動樂方試取時如有凶聞則其未卒事一
也慕華館與慶會樓下恐無異也傳曰大臣所啓果當雖方試射如有凶
聞決不可卒事其退之仍傳于政院曰殿試日今禮曹斟酌改擇以啓復傳
于光弼等曰常時若欲為戲事因大臣之病而退行美事也且雖行祭於廟
中如有凶聞可即撤也但國試亦重事也大臣之病雖曰危急預度其生事
而退行國試未知何如亦恐有後議故更問之光弼等回啓曰即有府醫

來言右相雖存喘息得過今日未必云而者病醫朴世舉亦言半夜
前僅可延留云國試重事而為大臣之病而退行尤為美事且雖退數日
別無弊端傳曰知道○傳于政院曰來十八日引見宗親姑停事言于宗
簿寺○臺諫改前事不允○丙申大諱政權鈞卒史臣曰鈞當燕山朝為
承旨輒加階資至於崇品反正之日在家而叅勲錄然當燕山殺戮時多
周旋救活人以此重之己卯新進紛更之時亦不附會當初入相亦從人望
也為人嚴毅有器局人不敢干時南袞沈貞輩方用事而至於論議之際
不為少撓為相務存大體不喜接賓客門庭小車馬但晚遭性惡後妻獨
處一室惟一幼婢侍側以終隣舊憐悲傳于政院曰今聞右相之卒至為
痛憚別致賻速考前例以啓仍命輟朝市三日政院考別致賻前例以啓
未太弁一百石絁一百五十卷白正布二十四白帶布二十四正布五
斗四石灰五十石亭布十四清窰一石十斗真佛三石黃窰三十斤傳
曰今該司斯速題給○臺諫改前事不允○傳曰大臣之卒未久雖過停
朝其於出宮還宮時及殿坐處並勿動樂○丁酉政院啓曰別試殿試若
於二十一日為之則大臣之卒果未久故禮曹必以二十六日斟酌擇啓矣
且舉子之數非如初試之多而外方人亦少云殿試雖退數日弊亦不多
且撤樂行幸所以示重大臣之意也此誠美事但撤樂是重事今至欲

撤樂行幸未知何如敢稟傳曰予非欲速為殿試也大抵凡事漸退則
後日事故亦未可知也且向於冬月行殿試日寒時殿坐館門俱不便於
上下今年早寒必矣以此欲速為之今聞所啟甚是國事重事不動樂
亦似未便依該曹公事以二十六日為之是日則亦可動樂○臺諫啟
前事不允○戊戌臺諫啟前事不允○己亥義禁府啟曰李承謙事干
守同非自己之事而受刑已至十三次且守同今雖發明承謙賊罪終
不得免故敢稟傳曰此事當初與大臣議處也今當更議後發落傳于
政院曰前日議于大臣則云守同在黃海道推問時一一承服而到禁
府則變辭納招宜加刑得情故累次加刑矣守同若殞命則問無所據
當推李承謙但守同既承服於本道而變辭於禁府其間必有奸偽受
刑雖多不可輕易議放也今禁府堂上以加刑與否來稟其直推承謙
耶抑加刑守同耶其遣史官收議于大臣又傳曰臺諫近以漢城府誤
決事累日論啟臺諫之意必欲使聽訟官無誤決之事然漢城府堂上
非一二也其真知其非而誤決未可知也以此近日答臺諫曰當觀改
分揀處之云耳但頃日以殿試將行幸而無導駕堂上故命差出假堂
上漢城府非他司之比也訟煩之地踰月被論以曠其職何以為之然不

可以誤決罪之也已欲議之而意臺諫斟酌處之故不果而今始下問矣其令兼議于大臣○劄多講臺諫啓前事不允○領相南袞議曰守同供招前後異辭庇護情迹判然故前承下問以加刑得情啓之但李承謙犯贓之物多至百餘石而問於守同者只二十五石借以守同隱諱之辭為實而於承謙之贓罪略無加減非自己所犯而脫至殞命則似垂於欽恤之意依禁府所啓停守同刑訊而直推承謙為當知非誤決者罪律非輕不可容易論斷欲移他司辨是非然後罪之 聖旨甚當然京兆務劇之地踰月曠職甚妨事體姑令遞差待其畢分揀後更議處之似便左相李惟清曰守同之服不服於李承謙贓罪似無加減當直推承謙據律定罪漢城府官吏誤決事移他司改分揀辨是非然後處之 上教允當然臺諫之意以為未畢推閱而命棄之故至今論啓臣意畢推閱實後律之高下自 上裁斷何如○庚子下領左相議于政院曰勿推守同而直推承謙事判付于推案可也漢城府官吏事領相議以為當通云三堂上及判官趙世楨並帝差而其誤決事移他司改分揀辨是非然後處之事言于憲府○禮曹啓曰卒右議政權鈞臨卒欲及生前繼後故本曹因其單字為公事以啓耳但更考大典嫡

長子只有妻子願以弟之子為後者聽云弟云者謂同生弟也而權鈞
今以四寸權鏗之子為後與大典法例差違但考前例或有特命繼後
之事故敢稟傳曰禮曹初宜詳察為之而必未及致察也權鈞生時既
知以四寸弟之子為繼後今不可追改也今姑勿改而從願為之可也
禮曹更啓曰若該曹則當據法防啓而自 上以此意判付後立案
則其於公事甚牢固矣傳曰依啓○臺諫啓前事不允○江原安峽縣
有女一產三男○辛丑 御朝講侍講官朴祐臨文曰禮樂之制雖出
於三代之前至成周大備本朝 世宗大王制樂器莫不精緻然如鍾
磬石磬年久恐或殘缺此等樂器雖臺釐有差必未諧和請令大臣試
一點驗校正其差訛何如領事張順孫曰臣向為掌樂院提調考閱樂
器果如經筵官所啓鍾磬石磬歲久刻缺其時令鄭子芝校正然其清
濁高下相諧之理未可知也大司憲成雲大司諫任樞論前事 上曰
余鐵壽武班中可用之人而會寧府使不得已陞品為之銓曹亦必斟
酌注擬也但鐵壽前月只為守令而未經水使果無踐歷而會寧亦已
久曠可適餘不允雲曰重試非他科舉之比皆不以得失為關若出身
年久廢棄文墨者則已矣其或可製者先為不作之計各分類而坐故

欲製者亦以為難而不肯製事涉戲玩殊無 祖宗設科本意而且不
如國事誠為未便今之入試者非如儒生皆識朝章之人也若各別命
製則必無不作者矣 上曰不體設科之意而皆不肯製果為不當雲
曰古者啓事之時記事官必在坐記之而今則例皆離坐成習已久此
事本府亦可推之但致此之弊亦有所由啓事者有敬謹之心故語音
低微而記言者欲記之詳故必離坐而記之矣在古若行幸時承傳色
傳教之語則史官必就而書之入侍殿內則固無此例請令依前為之
何如 上曰史官欲記之詳故離坐此事成風已久但殿內不遠若及
聞語音則依前為之當矣雲曰近來啓事者語音甚低微故入侍之人
間或未聞大抵入侍之人皆得詳聞或是或非可相濟講廟治道甚
當○傳于政院曰於經筵大司憲言文臣入重試者徒戲玩而不為製
述未便云其以此意言于該司使皆製之且言史官離坐記事古所不
有云凡奏事者語音低微故不得已如是矣然未可以分明奏事之意
各別傳布也今後經筵時政院其知此意行幸時若有傳教則離坐記
事殿內則勿令離坐○御夕講○臺諫啓前事憲府又啓曰李思欽守
明義孫等以名在逆臣安處謙所記而流配矣亂逆之事關係 宗社

不可以上言命釋也請命勿釋傳曰李思欽前刃上言而予意亦如臺
諫所啓故重之而不放今上言曰曖昧之事朝廷固不洞知云大抵凡
人亦有同其字者初不辨正而流配慮其曖昧而放之耳守明義孫七
宗親也不可永為流配故命放耳餘亦不允○夜黑氣布天○壬寅平
安道節度使鄭元謙據滿浦僉使沈思遜牒馳啓曰右酋長童斜吾章
率麾下四名來告曰左衛彼人去年被殺人族類至今懷憤作賊設計
若招來而論給其被殺之直則彼必釋怨云○京師地震○京畿廣州
等七邑忠清道陰城等十邑江原道平海等八邑慶尚道安東等二十
九邑地震有聲如雷屋宇搖動○甲辰臺諫啓前事憲府又啓曰申玉
衡貪黷之事前日司諫院有一員欲彈論而忠清道觀察使李茂聞之
私通于相知諫院官負曰申玉衡被許爭道方推之姑待之其後因玉
衡自明申報及鎮撫等極口稱美之并啓請發遣京官推考呈訴者云
其庇護玉衡欺罔朝廷沮抑公論分明請拿推李茂傳曰李思欽等三
人其勿放李茂事以所啓之事觀之私通事似非矣然寄一道方面之
任而今遽拿推則有異於見聞府當推之餘亦不允○傳于吏曹曰判
尹重任銓曹所當擇擬也但西班正二品之人雖有可當者或老病欲

以從二品陞之而前日黃孟獻亦以從二品陞品一司屢為陞叙未穩
參贊孫仲敷為資憲未以且判尹雖似降受不得已以此人為之也參
贊則以他人改擬判書許硯回啟曰雖擬此人未滿三望禮曹判書望
雖以六曹判書推移擬之亦未備三望啟稟傳曰雖一品之人猶可為
也且雖未備三望其擬望可也刑曹判書有闕正二品無可為之人不
得已以從二品為之矣工曹參判金璫年老為嘉善已以其以此人單
擬○以李沈為議政府左參贊沈貞為禮曹判書金璫為刑曹判書孫
仲敷為漢城府判尹洪彥弼為工曹參判孫澍為漢城府左尹俞汝霖
為右尹黃恬為弘文館修撰史臣曰左參贊李沈載妾歸省繼母於開
寧洛東江舍諸邑守令全集家下猶恐後人監司金希壽適在邊郡聞
沈之來由徑馳來經宿伺謁分定支調二十八邑載布帛魚鹽錢穀者
陸續沈性陰刻稍有文雅氣焰甚盛人畏而爭附○乙巳下義禁府公
事于政院曰此關係綱常之罪勿推吾目德直推李仁成○工曹判書
韓亨允啟曰臣在廢朝時外祖父也成俊及叔父皆被謫禍臣方見請
父適捐背臣只為苟生之計不暇念天經之大義苟從短喪之制若實
善人雖在患難之中豈輕變其所守遭遇 聖明不見廢棄亦幸矣而

今為六卿之任臣初欲辭避而必有公論故未敢臺諫之論固當也如
臣雖無豐咎六卿之任甚重非所能堪况有此大咎乎臺論雖止豈敢
覲然就職乎今必命適然後愜於公論臣之心自安而朝廷亦尊矣請
辭荅曰廢朝之事法制之過也非卿之所失近觀大臣之議皆以為不
可逆故予留難而臺諫亦斟酌停啓矣不必辭再辭不允○御夕講○
臺諫啓前事諫院啓曰觀李芄啓本申玉衡申報之事不當啓達而鎮
撫等狀亦不可取信且若可推則本道自當推考而至請發京官推之
必有其情況於前諫官處通簡囑托沮抑公論申救玉衡事情至為無
狀請速拿來推考刑曹判書金璫人物不合况加資尤不可輕易授之
請改正會寧府使金良弼嘉善二品之職必須慎擇而授之金鐵壽既
以無踐歷論適良弼人物不如鐵壽况有物論尤不可為也請並改正
皆不允○宗室雲城守頤等上疏曰國家待遇宗親之道至矣既優其
祿秩以厚其生又慮其逸居無教立宗學以教之設試藝以勸之德至
大也息至渥也臣等俱以庸劣獲忝屬籍涵泳 聖澤惟事講學雖不
能研容性理之奧庶幾盡記誦章句之學鼓篋彈冠以待試日盖有年矣
今當開試伏聞 殿下特命再試三人許赴初試之類初試元額本

只四人而再試之數已過其半臣等將無地寄足平日之望缺矣竊觀國制文武兩科有十年重試之法而無混取初試之時臣等試藝雖未敢擬諸兩科既考講等第以隆恩典則其異於兩科者亦無幾矣何獨不辨初再而雜試之乎若於初試之外又令再試則初試之路不狹而再試之人亦不失其願矣倘使再試之人盡據初試之額而初試之人不得與焉則甚非國家設試之本意而後學宗親誰肯用力於學問乎伏願 殿下垂察焉下疏于政院曰試藝宗親再試事前因大臣到闕庭會聞其議矣但此疏以為初試者不多而再試者多再試與初試雜試未便云此言亦似當再試之法載在大典故前例亦然何者許赴而何者不許赴耶以此既命許赴而此人等今又上疏何以爲之其招政府即官收議于合坐○丙午 上御勤政殿文科殿試出題仍御慶會樓行武科殿試○丁未臺諫啓前事不允○戊申 御朝講正言沈光彥啓文武雖一體然式年文科則取三十三人武科則取二十八人者豈無其意耶近來文科別試之數反過式年大抵多取武士別用於邊方當矣然試取過多則科舉亦從而輕矣 上曰向來文科別試之數本不多而大臣以為別試元無定數多取武士用諸邊地爲當故近來試取

之數果多矣光彥曰近來災變非常臣為禮曹佐郎時觀之各道地震
之報連絡不絕而又於本月二十三日京師地震屋宇皆動變且大矣
且前年雖曰凶歲而田穀則稍稔今年又加以風災虫損田穀並改不
收民之生理實為可慮且觀西北道啓本彼人每以報復來告
如此等事須自上各別省念上曰地道宜靜而動災變莫大於
此外方災變亦多野人又有報復之計防禦之事漸至解弛况朝廷有
所失之事亦豈少哉領事鄭光弼曰臺諫所啓果當臣為兵曹判書時
成希顏為邊事請多取武士但在祖宗朝其用武士亦必尤切而今
觀設科規模取武少而取文多此所以張文道也誘掖武士不必以科
舉為也須觀祖宗朝事例斟酌試取知事李沆曰科舉國家之大事
近來武科別試試取之數多於式年頃者文科別試亦至取次上此若
成例科舉不重矣且近者頻設別科故四館權知積滯三四年之間必
未免權知云臣為儒生時雖欲立志讀書若聞別試之音則只為姑息
之計以搜覽抄集為事邇來人材之不作未必不由於此也聞中原則
三年大比之外本無別試云我國亦不當數設別試也古則雖設別試
只以居館儒生許赴而今則大舉試取故不能專意讀書篋有淵源之

學 上曰今年別試為重試也數設別試果為不當但近來取士似數而銓曹註擬之際常患乏人此則未可知也特進官沈貞曰銓曹每患乏人設科而多取士擇其可用者而用之不可用者而棄之似當但在祖宗朝武班中武才擢拔者或為宣傳官部將亦有自內禁衛為六鎮府使者其屬訓練院者歲月久則循次而陞近來多取武士例屬訓練院朝議以三館例薦之路不廣一年去官者至於六人雖甚庸劣者必皆布別中外大抵儒者雖不得科第而只中生負進士其平生所學皆治民之事也武人本不學治民而出身之後始舉而加之民上豈能有所為哉今以例薦武臣其才庸劣不合邊方者則皆片內地故臣嘗觀黃海道官案武臣守令居其半且今守令亦多以律官錄事而出者此甚好於治民民生以此尤困矣雖多取武士擇用於邊方則猶可也為內地親民之官則甚不當也 上曰內地邊方守令銓曹自當斟酌注擬也但閑良武士不可使禦邊前日朝議有多取之議故近來因循多取矣若過於式年之數則果不當矣掌令沈義欽沈光彥論前事不允

○御夕講○臺諫啟前事傳曰李茂事當時臺諫之家法當禁奔競奔競猶且不可况私通托囑之事乎但既委方面之任拿來未便其通之

餘不允○已而政府議啓曰今觀試藝宗學等上疏初試外別取再試之事固不可為也且再試許赴三人成命已下不可旋改此疏不宜受理但大典云有特旨則許赴此言幸有再試者有時乎許赴也今則再試者雖多例命許赴故初試宗親上疏頗煩今後雖有試特命許赴而不以例事許赴則自無紛紜上疏之弊矣傳曰知道○臺諫啓前事不允○以趙玉崐為漢城府右尹俞汝霖為忠清道觀察使趙宗敬為車曹正郎金憲胤為弘文館副修撰李任為承政院注書李霖為博士○慶尚道寧海兩電○庚戌 御朝講○傳于政院曰今冬至埋管候氣事前日命勿為之矣但葭灰於冬至日必動云而未得親見之前日欲埋管於大內近處而驗之無可為處未果耳今欲於大內及後園近處埋管而觀之即招問觀象監官負而若可為云則與內官入內者審可也政院以觀象監意回啓曰埋管事作室則隨處可為也傳曰作室者似欲為長久之計也此一時偶然欲驗之也不必作室而其於後園關雎堂忠順堂等處如有可為處則明日令觀象監官負入自上苑門而與內官者審○臺諫啓前事及弘文館修撰金憲胤人物驕傲不合經筵官請並改正近來災變疊臻而頃有地震之變年運凶歉莫甚於今年

請停遊街憲府啓前事遊街事如啓餘不見○大司憲成雲大司諫任
樞等上疏略曰自古人君為治不過曰定志立誠而已志定則不雜誠
立則不苟不雜故擇善也詳不苟故處事也正臣等未審 殿下之志
固定而 殿下之誠固立矣乎臣等近觀 殿下延納諫諍之際不示
聖斷反以持久雖係顯白亦滯允俞瀆進煩聽視為常規臣等未知
殿下紆諫之美無愧於轉圜乎臣等又聞節儉莫切於以身率下漢之
文帝是已觀其惜百金之費不造露臺誠以奢侈之端一開則其流之
弊固有不可勝言者臣等近見王子女第宅務極宏麗土木之役動逾
歲月財力告殫而尚相角雄且其婚嫁之禮悉非舊制塲與物件創成
新條以至閭巷之間效其餘風傾貲蕩產爭先夸美嗚呼 殿下之躬
先節儉者雖以至誠導乎於上猶不能鎮其浮躁之末俗况先啓其奢
侈之源乎臣等近聞內用之煩倍於曩日命令下於不時用度出於無
名寶帑告竭財庫將虛用雖由中弊已形外 殿下躬儉節財之心安
所取信於下乎至如選人授官人君尤當精一心以下賢愚之分也苟
有一毫之念萌于方寸則非所以示代天官人之公也臣等比見銓衡
不艱厥選注擬或至於承順恩命頗多於肺腑除目纔布下情已揣殊

非精一心示大公之道也是以僥利者生望冒進者出意談經者指以為迂路學吏者謂之捷徑以是而陞執事之任以是而分字牧之寄文其貌而呈其態展其術而肆其志其勢即然斯民之不得被澤於斯世固無是恠矣傳曰今觀上疏他餘事所當省念其曰擇善而難處事而苟甚中予病予更加留念用人之失上下亦當省念焉且納諫諍持以云者大抵人物進退非輕而被論之人若聞臺諫論落則後必自省故如是耳

十月辛亥朔諫院啓持平黃憲為六品未久而驟陞五品未便請改正傳曰可○臺諫啓前事李茂事如啓餘不允○日暈○甲寅日暈○乙卯臺諫啓前事不允○下禮曹賜宴單子曰常時觀察使則容或有不為之時赴京使臣尹管押使尹止衡行於萬里之外其錫宴○丙辰以朴佑為弘文館副應教金希說為司憲府持平○臺諫啓前事又啓申玉衡貪黷事公論騰播而前司諫院官負南世準金鉅等聽李茂通請之辭而申玉衡貪黷事寢而不啓至為非矣請各別推之諫院又啓持平金希說前為獻納時雖無李茂通簡之事其時既為諫官而今為持平未便請適傳曰南世準金鉅事觀李茂招辭則未論之前欲朝廷須知申玉

衡曖昧之狀云然私相通囑非矣故已推而定罪矣南世準等初若以
公論欲彈則豈以片簡寢止哉予意勿推可也金希說似不干於李芄
之事然臺諫非常負之例其適之餘皆不允○義禁府以李芄庇護申
玉衡通簡諫負沮抑公論誣飾啓本欺罔朝廷之罪杖一百徒三年盡
奪告身照律入啓命功減一等贖杖除徒○丁巳臺諫啓前事又啓李
芄庇護申玉衡沮抑公論欺罔朝廷之事已服矣所關重大而未減罪
之如是則後必有弊不得已依律罪之不允○夜雷電○開城府雷電
兩電○京畿廣州等九邑雷動地震○戊午傳曰予聞去夜雷動非常
予甚懼焉大抵人事失於下故天變應於上災不虛生况近來人心風
俗日漸薄惡中外無不冤憫人心不和則乖戾之氣充塞於天地之間
以致災變上下所當更加修省當避殿減膳撤樂○領議政南袞左議
政李惟清啓曰去夜天變異常十月之雷雖微動亦為大變况去夜雷
光雷聲盛如夏月且雨雹此大變也如此之變皆由臣等不職之致請
適臣等之職須以知致變之源者差之則庶可以應答天變也傳曰去
夜天變果為非常予亦坐而待朝言予意于政院已命避殿減膳撤樂
等事爾且雷電有如夏月災變之大莫甚於此皆由於上之失德非關

於大臣不須辭也大抵人事失於下則天變應於上災變之作雖不可指為某事所召近來人心風俗不見淳美日漸薄惡窮村僻巷之中必多寬悶故致此災變也上下更加恐懼修省不必辭免也袞等三辭命勿辭傳于袞等曰避殿減膳撤樂則不行幸不可為也文武科重試殿試武科則慶會樓下試取文科則依權停禮承旨試官來于閣門外出題何如袞等答曰常時避正殿時自有御經筵處殿坐于此而出題後承旨試官當入受而出但策士亦大儀仗侍臣依前例排設於外何如袞等答曰上教以為地震冬雷災變至為驚愕而人心風俗又如此此何由而致耶臣等暗劣未知其由故未能啓之耳大抵地震者下不安静之象也亢災變各以其類應之此乃自上固已念慮豈待臣等之啓哉須自上更加推究以知天之警戒之意則可以應答也且獄訟之間必有冤抑之事頃者瀋城府官吏事上意謂宰相之人必不為誤事以治罪為重難而臺諫以知非誤決論啓累月以此獄訟廢滯民冤豈可勝言今者臺諫又以刑曹判書金鑄事論啓金鑄久於二品踐歷於六曹參判而別無誤事故自上授六卿之任臺諫則以為不合長官啓之已久大抵六曹公事判書主之而參判參議不得判斷金

璫近久被論刑獄間事多留滯臺諫豈不計而啓之乎須自 上斟酌
各以可當之地處之爲當大抵朝廷間弊事不可盡知官吏枉法之弊
嘗曰無乎若官吏枉法則紀綱解弛紀綱解弛則貪汚之人不畏邦憲
既使紀綱解弛犯法者多而欲一切徵治則人情駭愕矣須自 上斟酌
酌毋屈臺諫之公論禁之於未然不使人情駭愕可也此皆 聖慮之
所能度而臣等不能含嘿故啓之○臺諫啓前事不見○以權輿爲司
憲府持平○忠清道槐山平澤等邑雷雨○己未臺諫啓前事命推南
世準金銛餘不見○庚申臺諫啓前事又啓曰南世準金銛等事異於他
事不可以公緘而推問也前啓各別推考者請下詔獄推之也命下南
世準金銛于詔獄餘不見○京畿開城府大雷電○黃海道瑞興雷電
雨雪○辛酉政院啓曰去初八日夜雷變非常而去夜又如之天之示
警告之意莫切於此自 上側修之心豈偶然哉欲爲側修之實當延
訪群臣講究致災之原也前日遇災亦有延訪之時小小災變不可盡
爲求言之舉當此大變廣詢召災之由以爲弭災之道何如傳曰災變
如此延訪果可爲也但今日當御簷下時未排設而風雨亂打不可爲
也欲斟酌爲之求言傳旨其令製之○領議政南袞啓曰雪者出於陽

氣閉藏之時雪與雷交作萬無此理災變之非常莫甚於此雖未知致
災之由天之警戒則至為丁寧固知端倪至為惶悚自 上既避正殿
而至於減膳撤樂其恐懼修省之意固非偶然須以政事顯著者從實
為然後庶合天請也臣暗淺固覺屢由請令弘文館遍考古今請史
書啓可也且侍從臺諫在平日雖以闕失之事常常規啓然因此災變
令各別指陳闕失何如其所言雖未可盡用採取諸言尤可改之事改
紀為當臣前已再辭 上教以為別無所失不可輕適但臣若無所失
則在燮理之地而災變豈至於此也凡災變之作皆臣無狀所召也且
臣非他人例以首相既不知召災之端又不知應災之方臣之無狀尤
甚前日與李惟清偕來而辭然臣則又異於惟清如欲改紀其政須默
退如臣者而後乃可以應答天遣也傳曰近日災變果非偶然外為殿
試不合於謹災之道故令退擇日矣且親考文獻通考則議冬雷者非
一二然災不虛生古今諸史當令弘文館考啓耳今日欲與大臣等面
議而簷下殿坐處風雨吹入難於排設故未果耳且雖不別為下問已
命下求言傳旨且大臣不須再辭也今者子弒其父者有之父奸其女而
殺其婿者亦有之以至賤口而凌辱監司以故人心不知非戾之氣塞于

兩間而天之示變如此此上下所當更加恐懼修省也袞再啓曰今聞上教至為丁寧今之災變實為非常須自上勿以尋常而應之然後庶合於天心矣臣暗劣罔知其由朝廷之間必有能言災變之所由起者故以廣詢啓請耳且臣為首相已過四年允致此災變者皆臣不能供職之所召也敢辭傳曰致災之由非一而應災之方亦非一端其或人心不古而然耶刑獄枉濫而然耶飢餓之民守令不盡心救賑而然耶自上恐懼修省之意非一端也不可以此災變策免大臣其勿辭○臺諫啓前事憲府啓忠清道水使禹孟善已經本道水使前日雖有再為者不合於政體故物論以為未便大抵監司守令亦不再任而水使豈獨再為乎命適禹孟善餘不允○夜大雷電風雨○忠清道忠州等十三邑雷○壬戌憲府啓前事司諫院大司諫任樞等上劄子曰本月初七日夜大雷電越三日夜又如之非時之變譴告尤甚願躬之失要在責實人君應天苟能盡實於下仁愛之天寧不感通於上嗚呼災不虛生召之在人尋常之變亦當反己以求况此莫大之變存至而申戒者乎臣等聞人君遇災必惕然恐懼思闕失故雖在側席之日延接賢士大夫諮訪不暇未聞謹災避殿之際並撤經帷以壅群下之讜

議也且重試之設雖在國典固非初選之例意不過乎試才事則出於榮慶可因一時之宜豈計十年之規乎今當戒謹實非舉此之時臨簷有妨於威儀而盛舉不專於驚懼姑待來春以展舊典尚未晚也臣等以為今日之所可汲汲者不在於勤御經筵以求聖躬之失延納諫諍以抒物情之滯乎沮抑公論欺罔朝廷之罪自有定律推官已擬而未減太過審府重地禁奸詰慝古難其人而况一司之事皆判於長官不能剖析曲直何以辦此劇務審器揆人在所不堪邊圉國家之藩籬選將朝政之先務才雖出入爵不可濫施其可以不免公議之人冒資超授以輕藩籬之寄而以示朝政之失乎以至侍從之臣固當重其選以備顧問如被物論終不可冒處其地而親民之職亦當慎擇而不可使耗荒者為字牧之任也臣等叩守耳目之官雖不能盡視聽之任然而拳拳於陛下者不過一時之公論耳進言積久而天聽未回持循一月夕成常規不見格君之效屢遭天變之至臣等顧視所處之地難逃尸素之譏傳曰今觀劄子皆至當之言也近者遇齋戒又有宗室切親安陽君女子之喪以此近不御經筵耳數三日之內災變連作昨日欲與大臣延訪而簷下風雨大作故未果耳明日則當御經筵劄子

言有此災變之時重試不可為也朝廷之意未可知也當議于大臣而
裁落命適金璫卜喜達餘不見○下求言傳旨于議政府曰天人一理
有感必應善惡所召休咎類至未有人事不失而天譴及之者也予以
否德嗣守 祖宗艱大之業憂勤惕若勵精圖治全二十年于茲而德
未上格治不見效天災時變層出疊見其為警告靡所不至而顧予愚
昧罔知仰荅之方皇天重怒降災尤迫乃於本月初八日大雷電以電
越三日又作當茲純陰之月致此非常之變兢惶失措莫究厥由將教
化陵夷人心不淑而然耶綱紀廢弛廉恥道喪而然耶內政不嚴女謁
盛行而然耶土木役重人不堪苦而然耶浮費大廣弊及於民而然耶
刑獄中寃抑日積而然耶用舍失當廢官者多而然耶賦歛煩重百
姓困瘁而然耶細大之故是皆予一人所失永思厥愆若涉淵冰欲聞
寡躬之失朝政之闕以荅天譴之至念及國家憂切斯世必有知變之
所由起者也其盡陳時事直斥諱惡予當用以為修省之實其以予意
曉諭中外○癸亥 御朝講 上曰近來冬雷連日災不虛生必有所
召昨見諫院劄子言重試之事不必拘於限年可以退行於來春今果
災變非常故欲命官為之大臣云不可以命官故令改擇日退行矣領

事南衮曰當此大變不可應之以尋常朝廷間政事之失須當推究而其所不可之事一切改紀以示敬謹之意以為應災之實可也頃者以謹天戒為重武科重試欲命官為之其戒懼之意至矣然國試重事決不可命官為之故欲與禮官相議以啓耳今觀諫院劄子言以重試為試才大不然國初設立之意固非偶然 太宗問于唐人依制科而創設其時不以重試稱也卞季良居魁終典文衡之任其後榜鄭麟趾亦擢占一等且秉文衡以此觀之重試之事誠非試才之舉也其後重試之選漸不如初故遂以為尋常之事有乖於 祖宗設立之意且重試之退與不退似不關於致災今若退行則來春之行亦未必況以有定規之事輕為退行則亦非 祖宗重設之意但古人云臨軒策士今若御思政殿簷下出題甚未便也大抵日氣漸寒頃於慶會樓下別試殿試時北風寒冽臣雖在下伏地尚覺其寒况 御座甚高豈無寒冽之意以此等事計之退定於明春必待復正殿氣和然後為之至當然重事不可決於一人之意請召大卿廣詢博採以定進退何如 上曰致災之端固不可的指朝廷之間必有政事之失而野人屢相告變邊釁之萌亦不無矣且刑獄之事必多枉殺之弊京師則已矣外方守令不

有欽恤之意使百姓拘怨於下者恐有之矣史臣曰金克幅有以軍務
事進啓而史官未及聞之故不錄前者凡有進啓者史官必隨而進故
其記事甚詳自大司憲成雲以史官離坐未便啓之之後未得詳聞盡
啓之言○御夕講○臺諫啓金璫既遙本職請并改其加又啓前事不
允○甲子傳于政廉政院曰近因冬雷已下肯求言然此但循例耳如
外方窮村僻巷之冤閹刑獄之枉濫死囚之伸冤及守令之濫徵貢物
僉使萬戶之侵漁軍卒一一具錄別諭于八道與開城府○御夕講侍
講官李龜齡曰頃以冬雷之變命考古史衰亂之世與治平之朝皆有
災變但治平之朝雖有災變能盡消災之實故災不為害衰亂之世不
能弭災故疊見層出近來自 上遇災而懼至矣而天人之變又臻
雖不可指為某事之應古人云雖匹夫失所足以召災傷和國家和民之
病而不能救者如各司自隸水軍步兵司僕寺諸負等不勝其苦流離
失所此寃民之大者而雖或知之有不能改也 上曰近來災變無歲
無之冬雷之變甚可駭愕近者人心風俗日漸薄惡人倫大變亦或有
之不知何以至此也大抵一夫之言可以召災怨閹之事必多於窮村
僻巷之中朝廷豈盡知之為監司者所當詳察也○禁府以南世準金

鈞照律

答五十解
見任別叙

入啓依允○臺諫啓前事諫院又啓南世準金鈞等

申王衡貪黷之事有物論故李茂關節囑托而寢止不論其事狀明白

不可以自辨之事取信若曾無物論則李茂豈綱繆囑托于二人也囑

托日月雖在未出物論之前允物論之出非出於出之日已騰於未出

之前尤不可以通簡日月取信也大抵不可囑托臺諫而臺諫亦不可

受人之囑而寢止公論也請依傳旨畢推傳曰南世準金鈞答李茂之

簡在前辭免在後似不以通簡寢止也禁府亦以此來稟但以臺諫私

相通簡為非故以解見任別叙為罪也欲功減而有臺諫之論若功減

則必有物論故不減耳不必畢推也餘不見○乙丑遣青城君沈順徑

如京師賀正朝○臺諫啓前事不見○丙寅 御夕講○臺諫啓前事

不見○黃海道瑞興鳳山等邑地震○丁卯 御勤政殿簷下出重試

試題○御慶會樓下試武科重試取宋顯等十二人○戊辰臺諫啓前

事不見○取文科重試朴祥等八人○己巳臺諫啓前事不見○吏曹

判書許碗等啓曰蔡世傑見罷張玉申直皆收告身沈連源亦被推

此皆新恩重試何以為之傳曰蔡世傑罷職未久張玉前日與於年少之輩

故棄而不用叙用似未便申直何罪以見罷乎考啟沈連源待畢推給

加未晚且近日為政每啓之人予深以為未便也此銓曹推移善調才
不借於異代也許硃後以蔡世傑等事啓曰此人若不給加有乖試取
之意申直前年以會飲見罷傳曰予初不料世傑位堂上也叙用則自
當加階申直見罷經年並叙用張玉廢而不用已以叙用與否問于大
臣○領議政南袞議張玉被廢已久想必知過而改之且凡犯罪者登
科即許叙用已有前例今亦依他叙用開自新之路左議政李惟清議
亦同傳曰張玉叙用可也○以申錦為刑曹判書○庚午臺諫啓前事
不允○議政府左參贊柳聃年卒命別轉輟朝二日史臣曰聃年右議
政觀之曾孫為人寬厚有才幹清謹自礪成宗朝登武舉嘗鎮兩界
魁顏偉幹不動聲色而胡人咸服然多計自戊寅之後四判兵曹一不
見芻非不有學解而允啓文書皆讓下位不下一字以此得全無子晚
取後妻性行在悖不得已去之及病其妻徒成市街唱言某妻聃年憤
恨而死○辛未臺諫啓前事不允○壬申命停中宮誕日賀禮謹天
戒也○領議政南袞左議政李惟清右贊成洪淑左參贊李沈啓曰近
者邊方將吏率私妻者法司推劾而擬罪夫法已立而犯之者治其罪
甚當但此法不行已以皆由於朝廷法令陵夷不早糾舉故也今乃擴

我犯之者甚衆頃觀咸鏡道守令僉使萬戶坐此罷免者甚多而且聞平安道自義州以上沿江守令僉使萬戶及南方未繫家將吏鮮有不犯者而此輩皆朝廷所曾擇差令若一時盡適則填差爲難雖或填差固不能如前擇任且或邊警出於不意則其誰應變哉以此朝廷皆以爲難况前者遇灾或有慰悅人心之事盖欲致和氣也頃有大灾疊見其後失職者頗多心甚未安須自 上深思廣慮斟酌爲之傳曰私妾法不可率去而近來慢不奉行故侍從論之法司舉劾初平安道以犯法將吏啓之予予慮如此其多也頃觀咸鏡道邊將犯法者多而法司所推若未減則有物論故亦依律治罪今聞平安道與下三道將吏多犯法見推一時盡罷則非徒邊警可慮甚爲騷擾若不治罪則前後各異政令不一已受罪者皆還給職牒送西復叙於用人亦不之矣仍申明舊法猶不悛則治罪不饒於大臣之意何如 衮等議啓曰凡大典之法及受教廢閣而不行則有申明舉行之例此亦廢之已久今欲申明 上意甚當且咸鏡道今年失農尤甚民事艱難自京抵彼唯循一路而無他歧今方野人朝京之時加以新舊守令往來路邊各官弊將不賞况城底野人雖若服從窺覘虛實潛通彼虜不保其必無一時盡適彼必爲

恠舊官既來新官未赴防禦亦疎臣等熟計之事勢甚難若可送兩則
仍任似便令有司抄書已受罪及時推各道將吏下覽而斟酌何如傳
大臣以兩界事勢爲重而啓請仍任宜依啓下諭仍任且示申明之
意○臺諫啓前事諫院又啓刑曹判書申錦平海郡守張玉刑曹正郎
許伯琦皆曾有物論錦不爲六卿玉不可爲準職伯琦不可以陞叙而
吏曹不有公議關國家治亂幾微之人任意用之請先罷後推濟用
監副正申瀚前任白川時店中今陞叙請改正傳曰申錦張玉許伯琦
果有物論然錦近爲京畿監司亦可改過玉中重試故議于大臣謂可
叙用故命叙耳以檢詳爲郡守似過然此乃外任伯琦刑曹非如吏兵曹
之比皆不須改也吏曹於用人之際每以乏人取稟何至罷職而推考
乎餘亦不見○弘文館副提學金鏐等上疏略曰殿下遭天切謹避
殿貶膳慮顧咎愆痛自刻責敬天之意靡所不至然敬在天之天孰若
敬在己之天吾之舉動吾之政事皆天也一言之細一行之微一賢否
之黜陟一賞罰之榮辱吾苟無愧於心則無忤於天矣殿下即祚以
采二十餘年間福瑞無聞咎徵層出純陰之月雪且雷地宜靜固而動
遠近奏簡災居十九臣等不知殿下言之微舉動之間政事之際

其有愧於在己之天耶帝堯周文至治之君而和氣充塞百姓熹皞然而一民飢寒則曰我乃飢寒也視之如傷蓋民者國之心也心病則百節不和元氣萎薶今旱荒之餘癘札之中菜色僅存於郡國殫殍相望於溝壑加以饑宦黠吏橫歛苛索邦本失固此正 殿下如保赤子之時非勞力竭財之日也誠宜下寬大之詔卹窮困之命停不急之務息瘦餒之力煦之以深仁憐之以厚德使鴻鴈不至嗷嗷也仲尼曰天子有爭臣則雖無道不失天下諸侯有爭臣則雖無道不失其國蓋人臣之進諫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堯舜雖無過而建旌立木豈非慮深伏之病而求天下之藥石也 殿下納諫之誠漸不如初外視虛懷內實厭聞彈一人論一事動淡旬月臣等恐轉圜之美有愧於漢高不諫亦入未及於周文也君子曰從諫不如喜諫喜諫不如樂諫喜之樂之然後人亦樂告而君自無過矣君子曰非佞折獄准良折獄蓋獄者王法之所具人命之所關毫忽小謬寃屈莫大隆古帝王肺石之設聞鼓之懸欲使之不滯其寃也今內外犴獄率皆鮮仁巧法深文不先正而殉法不問輕而求重一獲罪人百擄先加無有爲囚求生道或陷於奸吏之術或縮於權勢之囑撓法出入抱寃莫白傷天

地之心者可勝道哉嗚呼欽卹之戒著在虞書洗滌之詔稱仁宋史刑
獄之寃人主所重也庶女告天電擊齊臺孝婦叩心旱涸東海此二者
位賤尚冀權輕飛羽猶能精通九天况今舍寃鬱抑者不三而百耶誠
宜酌罪故誤審事輕重仁以求情義以况法無滯留歲月之深則戾氣
消歇天和稍回矣公者天理之自然也天以公故廣覆地以公故厚載
日月以公故照遍為人主者法三者而已人君先立公道之極而四海標
準人無不公矣今人怒橫流天理汨沒芻狗廉恥日事奔鶩閭巷無激
俗之人縉紳之正己之士悠悠靡靡裔流難救豈不寒心臣等恐
殿下建極之道猶未盡而然也嗚呼天人之際精稔相盪善惡相報不爽
毫髮始以災異而示儆人若不省修則終以禍敗而篤降可不懼哉遭
天怒而使不得齋者人事之不盡故也若一心之動靜萬事之酬酢或
率於宮闈之昵或出於戚畹之私一念之表雖微而萬化之本已謬萌
孽隱微譴告昭彰伏願 殿下畏天之威修己之德兢惶惕若思保帝
命訪輔世之嘉言虛襟以納念蒼生之隱痼深仁以安軫幽滯之傷和
擴公道而及物上徹五帝下紹三代翼翼小心期理大猷防意如城而私
不得蠕竦焉敬天如親而慢不得稂莠焉大庭如是燕居如是無少斲

忽益彈劾誠不然條事求言循例減輟皆文具而已傳曰疏意甚當
予當省念疏云無有為囚求生道外方推案似無瑕隙故輒與大臣議
之依推案施斷矣若司獄之官詳加推覈則自無冤閼之事矣○黃海
道康翎縣雷○癸酉 御朝講○臺諫啟前事憲府又啓濟用正卜喜
達前以淮陽府使論適而今為正政事顛倒繕工僉正洪澍被推送西
未一年陞品犯罪者無懲艾之心請並改正淮陽府使世昌耗荒甚
於卜喜達路傍之邑必不堪任請適張彥良尹士貞除授邊方守令
僉使故加級耳今既適之請改其資觀近日之政申錦等四人吏曹不
計公論任情為之此大關國家治亂幾微請先罷後推傳曰吏曹所誤
之事法司自當推之不可先罷也申瀚吳世昌張彥良尹士貞如啓餘不
免○甲戌聖節使洪彥弼還自京師 上御思正殿簷下引見仍問曰
中朝政事與初無異歟彥弼曰臣到三河漁陽等處聞之皇帝泛舟
於太液池且張紗帳與宮女遊宴及到北京留五十日無日不受朝只
二日以兩免朝日御經筵未可知也但經筵官以參會講賜宴事盛服
入朝以此觀之其聽政勤矣且海內未聞有梗化之人且初筵席書祖費
宏有相傾之勢更問之下賤之輩皆鄙席書其勢已衰矣獻皇帝柎廟

之事是非已定費宏正大之人故無他間言○臺諫啓前事不允○乙

亥御夕講○臺諫啓前事命適伯琦王忭餘不允○丙子領議政南

袞議因臺諫之論命議于大臣吏曹為六曹之長其進退未可輕也且今之被劾者

注擬失當而已顧未有循私之迹以此論逆則似近於輕姑令法司推

考以察其情仍使之自處不失待六卿之體左議政李惟清議吏曹雖

臺諫方論其失進退有上裁斷耳○秦世豪以韓世昌被罪定屬於

樂生驛怨上多戮不道之言告變傳曰韓世昌囚于詔獄三省交坐

推鞠○臺諫啓前事不允○丁丑臺諫啓前事不允○戊寅御朝講

上曰秦世豪前告朴光孫事不實還配不可信之人也且韓世昌亦前

日受罪於法司者也此二人皆頑民不足信也大司憲成雲曰韓世昌

不有國法奸宿名娼母女皆奸受罪之後亦不懲艾出入京師奸宿娼

妓多有泛濫之事秦世豪亦每每告變期必得功此兩人皆不可信必

窮極推覈可矣上謂領事李惟清曰韓世昌被告之事非如謀逆連

日刑訊則太急三日一刑則太緩予意欲間日刑訊惟清委曰甚當○

忠清道觀察使俞汝霖拜辭上引見于思政殿簷下謂汝霖曰生民

之休戚在守令而守令之賢否在監司嚴明黜陟卿徃懋哉且忠清一

道近來風俗薄惡變化風俗卿為先務汝霖曰臣聞忠清風俗果為薄
惡正風俗明黜陟臣當戮力焉○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允○已卯
臺諫啓前事不允○承旨尹仁鏡自禁府來以推官意啓曰世豪所告
之辭皆先自引誘問之之辭也且世豪言欲詳聞世昌之言常如奴僕
隨從此世豪有意告變之言也請刑推世豪傳曰世豪實為奸詐先自
發言問之而謂世昌言之也且世昌既刑訊三次發明秦世豪告辭皆
不直以其違端詰問世豪若不服則刑訊

十一月庚辰朔

御夕講侍講官任權曰雖國家板蕩之世亦或有忠

義奮發之事而近來士習沮喪以言為諱末流之弊恐至難救且百姓
之弊皆由守令至於西北南三方倭野人往來之弊甚多南方自庚午

年後民皆疲弊

庚午年倭變

至若北道往來唯一路耳野人輾輸之際吾

民不勝其苦勢將難支此無他彼以無用之物來獻我以有用之物報

之國家以此坐受其弊且野人則或交通深處野人使得刷還我國之

人又或報變於我國故不可絕之也若倭人則無益於我國只以物貨

致此弊也 上曰果有倭人往來之弊然以為無用之物却其來獻亦

似乖於待夷之道當羈縻不絕可也○臺諫啓前事不允○辛巳御

朝講持平權輓啓金良弼金憲胤李茂申錦金明胤吏曹官吏卜喜達
洪澍金沈事正言沈光彥啓金良弼金憲胤李茂申錦吏曹官吏事申
錦喜達明胤事如啓餘皆不允權輓又曰臣目覩外方之弊女妓之設
本為邊將及宴享也近來非但未繫家守令為然也凡使命及都事評
事護送官至於為私行者慢不畏法或托他役或囑托守令率來者甚多
外方倡物日就耗少其選而上京者皆妓流之最下者官吏宿倡有其
法而弊尚如此是不畏其法也今若不申明則外方官妓一二年之間
盡取無餘矣 上曰官吏宿倡自有其法雖不別為申明法司自當糾
檢也輓曰外方私行禁斷已有其法而為守令者不勝人情不遵國法
故無賴之徒所欲之物書諸小簡百般求請小不如意毀譽橫生各官
非以家物贈之也皆出於生民之膏血弊甚不貲監司雖差剛明官使
之摘叢而成習已久其摘叢治罪者蓋寡矣 上曰私行禁斷之事曾
已下諭于各道監司矣然而無摘發馳啓者今若法司行移糾檢則自
然弊革矣領事鄭光弼曰國法之不行以矣立一事則廢一事此無他
徒有其法而無奉行者故也前者年老邊將則或有私妾帶去者矣今
則年少邊將如判官權管萬戶之類皆率私妾非特此也纔為預差內

禁而除得權管萬戶則或率官婢或率京人其馬從往來之弊不賈矣
且為兩界邊將者率畜官物以為私妾以率之餘牽於情昵如其父為
士人則代婢贖身而其為代婢者或逃亡不立其役非但官婢雖各司
寺社奴婢將恐率來之盡其為後弊可勝言哉禁斷之法宜當嚴峻此
乃法司所當為故持平啓之耳且近來人心不古出入官府如入私家
覷然求請小不如意鞭笞吏胥為守令者率循私情卒不能禁在世
宗朝禁斷私行至為嚴峻宜令監司申明糾察也○御夕講○承旨尹
仁鏡自禁府來以委官意啓曰秦世豪將再訊而乃服請遲晚取招照
律何如且韓世昌被誣告於世豪雖曰無罪久為司譯院官負非太微
賤凡人之比而與不道之人相從其間豈無雜言以次律罪之為當歟
先卿不干於所推之事何以為之并稟傳曰秦世豪不可一刻留命其
亟招遲晚照律今日之內典刑可也韓世昌雖免於此前日屢被訊於
憲府不可使在近地鄭允卿其放之○臺諫啓金良弼金憲胤李堯事
及吏曹官吏時方推考故不啓耳憲府啓洪澍金沈吏曹官吏事諫院
啓李璨事傳曰吏曹官吏事知道餘不允○承旨尹仁鏡自禁府來以
秦世豪照律韓世昌定屬啓之傳曰秦世豪依啓但於韓世昌斷罪曰

非議時事此廢朝時所用之言也不必以此言照律也其往議之知可
改則付標以啓可也世昌之罪律文云杖一百則決杖可也定屬三水
稍近以此道遠處全家定屬為當尹仁鏡回啓曰以非議時事照律故
其罪如此如改此言照律差誤且委官等已散何以為之敢稟傳曰以
非議時事為重而照律則不須改也元律文則言杖一百而受教內言
只令全家徙邊無決杖云其勿決杖秦世豪之罪以常懷怨望謀免已
罪怨上不道之言誣飾上變告當斬不待時籍沒家產○壬午臺諫啓
金良弼金憲胤李 凡事憲府啓洪澍金沆諫院啓李璨事皆不允○吏
曹判書許碗參判申公濟參議朴光榮等辭避允三啓不允以洪彥弼
為工曹判書韓亨允為刑曹判書李熙憲為司憲府掌令○傳曰一應
外任人員及大小使命私行人等外方官婢娼妓作妻或稱免役或托
他役或守令處請囑給由數多率來官物因此漸至彫殘至為不當禁
斷節目磨鍊以啓事言于司憲府○癸未 御夕講○臺諫啓金憲胤
李玠事司憲府啓金良弼洪澍金沆事諫院啓李璨事及工曹判書洪彥
弼為從二品未以而汲汲特加陞為判書未便許洽前以吏曹正郎徑
迺為四品未以而驟陞為從三品之職才便崔沆人物邪諂前為僉正

已為過矣况今為陞品未便李貴宗人物輕躁不合於治民之任洪混
前無踐歷今為陞品未便請并改正傳曰洪彥弼昨政吏曹以無可當
注擬之人取稟命以從二品陞叙况人物可用宰相之列不必計其以
近許洽以為正郎而遷為四品今除輔德循資格雖不可不計此人人
物可用不必盡計其循資格也餘亦不允○五更巽方有氣如火○甲
申 御夕講○臺諫啓李茂金憲胤洪彥弼洪混事憲府啓洪澍金沈
事及刑曹正郎金敬思來歷本小大抵以南行五品未久而即為正郎
則六曹不重也請改正諫院啓崔沈李貴宗李璨事皆不允○乙酉
御夕講○臺諫啓洪彥弼李茂金憲胤許洽洪混事憲府啓金敬思
澍金沈事諫院啓崔沈李貴宗李璨事皆不允○黃海道觀察使金謹
思馳啓曰道內去丙子年後連遭凶荒民間飢饉日就貧困不能蘇復
今年則沿海及山郡一樣失農專無准移救活處必須賑救然後可以
少蘇故備荒節目相考前例開錄啓聞○丙戌 衙朝講○御夕講○
臺諫啓洪彥弼李茂許洽洪混金憲胤事憲府啓金敬思金沈洪澍事
諫院啓崔沈李貴宗李璨事皆不允○丁亥御夕講○臺諫啓前事
皆不允○日暈○戊子冬至賀禮以權亭例行○傳于政院日舟木四

百斤白礬并胡椒三十斗鴉青木縣十五匹狐皮五十領狸皮七十斤
及歲時例入官木縣正布各三同鼎絀四同等令進排于廂庫以冬至
後多有用處而無時進排疑有物論故以歲時例入徑入耳○臺諫啓
前事皆不允○平安道觀察使尹殷輔馳啟曰昌城府使權勛不恤民
隱刑罰甚酷徵斂無藝闔境騷然胥與怨咨請亟罷職以懲其餘○已
丑臺諫啓前事許洽洪澍金沈事依允餘不允○庚寅臺諫啓前事不
允○五更南方有氣如火○忠清道監浦舒川等官雨雹雷動○辛卯
下兵曹備邊司公事曰此公事言咸從囚彼人童光九采囚已以衣服
語音無異我國人民萬一逃躲識別為難限其刷還移置于黃海道延
安瑞興新溪等官保守可信人官給衣糧方此公事宜當報府為之但
置於南方內地不當又况置于黃海道使盡學我國之事然後刷還尤
為不當且其父母貧寒不能刷還云官給衣糧以待刷還亦是虛費此
皆兒輩其令還送本土何如招政府郎官收議于台坐以啓事言之○
丘曹啓曰今觀咸鏡北道兵使啓本野人阿速進告言野人等以祿俸
減給及上京時所騎驛馬遲緩出給待之甚薄多有怨望將欲作變云
此進告雖不可盡信亦不可不信備邊司坐起後為公事報府則事將

稽緩請議于闕庭何如傳曰此事議于闕庭宜矣但以野人還送本土
事昨日已命議于政府其令明日合坐而兵曹備邊司會議以啓可也
○臺諫啓前事不允○慶尚道南海縣雷動梁山郡撥長縣地震○主
辰西府兵曹備邊司同議啓曰阿速進告事兵使今始啓不矣李苞前
為其道節度使時已有起怨辭色云究其起怨之所自則往年上京時
以官教不明多有收取且祿俸前則以米題給而今以木縣准市價給
之不滿於前日之米直以此有怨憤之心萬一此輩構成邊釁非如鼠
竊狗偷其為變故實非細事令該司知此意好樣處之和解其心亦勿
露此意甚當且今也一信阿速之言輕以文辭往復彼處則彼人等雖
前無此計反生疑畏必成變亂但阿速進告似不可盡信然其會議也
名分明說之亦不可為虛事金良弼新除會寧府使須當催促赴任令
其節度使同議措置可也且良弼赴任時兵器及驍勇軍官今兵曹各
別磨鍊抄給而到彼處措置之策令良弼親聽于備邊司何如傳曰依
啓○臺諫啓前事不允○領議政南亥左議政李惟清啓曰咸從凶野
人入送事上教至當然無端入送似難所屬酋長出來則開諭入送之
意公備邊司為公事以啓何如傳曰此公事備邊司同議所為今若使

為公事以啓則必難之酋長處開諭入送之意判付於此公事可也如是則備邊司自當行移也○癸巳 御夕講講春秋至祭殺其大夫公子駟侍講官任權曰祭昭侯悔其請遷州來委罪於駟而殺之大抵盡心謀國者雖有成敗若無私情則不必深治也必所見未及而然也若不原情而一切罪之則誰敢盡忠而謀國哉別有私情而誤敗國事則不可容恕也雖有敗事以情之有無而輕重其罪則人臣自當盡心於國事矣近來災變連仍邊警屢報前者遇災所當延訪而不為實為未便且邊事國家之重事也固當引見大臣面議措置可也不可徃復傳語而為之也大抵國有重事召對大臣推誠延訪商確情實詳察處置可也 上曰此言至當國有重事則或命牌收議或召對面議例也今者報邊之事則野人所告作賊事也兵曹備邊司言不可的知其虛實云而且適合坐故令兵曹備邊司會議于政府耳若大事則果可召對面議也○臺諫啓洪彥弼洪混事輔德姜顯前者以次次遷傳為典翰以驟陞駁逆輔德亦重任也請速改正憲府啓金敬思事諫院啓崔沆李璆事皆不允○乙未日有食之既○下黃海道平山囚朴山同公事啓本曰朴山同以憤怨監司止宿處橫行投石明白無疑大抵近來人

心強暴至陵辱監司大關風教須當畢推嚴治也該曾自當為公事然
以此意言于刑曹○執義南世雄以前為溫陽郡守時軍籍差錯事兵
曹將抄啓請罪在職未安再三辭職命收議大臣領議政南袞議臺
諫未可以公事間微錯輕易適之但以軍籍差錯受罪者頗多南世雄之
再來請辭者必以餘人未免而已獨免為未安而懼失臺諫之體也雖
允其請未為不可傳曰執義南世雄其適之○捕盜將尹熙平元彭祖
等啓曰以朴具謙所告搜三島阿次島南老音島末捕捉七十六人囚
禁于開城府耳進告曰且謙以為三島居人如大生蛤非我國所產等物
多數採來必往來于海浪島之間以為水賊而臣之意亦以為若水賊
則其家必有水牛皮牧場馬皮等物而今見搜探贓物雖多而皆不緊
故抽大槩書啓耳且開城府有一居民往返于黃海道乘船而來敗船
于長山串近處其後船上什物見於朴側同乃今被提家故開城府人
欲呈狀于官而竟不為之朴具謙亦必聞此奇而進告也况七十餘人
豈盡水賊哉方此凍天不可久囚請速分揀而放何如傳曰以朴具謙
所告捕捉捕盜將豈知水賊與否而分揀捕之其以朴具謙速下于刑
曹詰問曰今此捉囚者誰為不戒而如有辭連之人則推之其不干人

速故事言于刑曹○臺諫啓洪彥弼洪混姜顯事憲府啓金敬思事及
咸鏡道都事孫溥為正六品今纔周年驟陞五品至為未便請速改正諫
院啓崔沈李琛事洪混姜顯金敬思李琛事依先餘不允○丙申大司
憲成雲掌令沈義欽李熙騫啓曰持平權輓昨昨及昨日不仕故孫溥
來歷書來時亦不知之臣等觀孫溥來歷果少故啓之耳但不仕同僚
處以所啓之事通諭例也而公事煩多忘却間不及通諭臣等至為非
矣權輓今日仕進以不通諭有辭色臣等至於例事亦不覺察殊失臺
諫體貌在職未安請帝持平權輓啓曰昨日臣入于書筵書講不參司
中之會而司中以孫溥論駁大抵臺中凡事雖不參完議以所啓之事
通諭例也至於人物論駁不知議論而仕未安避嫌皆命勿辭再三辭避
命議于大臣且朴具謙初以三島有水賊告之即捕捉囚于開城府刑
曹請戮京官分揀不干之人放之云其言似當朴具謙所告之言亦不
實其將發朝官而推放乎何以為之并議以啓仍傳曰遣朝官推鞠事
當問于大臣而發落其言于刑曹○領議政南袞議臺中論啓之事
未及相通雖出於無情權輓以未知避嫌則勢不得相容而其日在臺中
者不無違例之失迤之似便隆寒之月囚繫者至七十餘人其間冤枉

必多依刑曹所啓遣官審覈其有不干者即放遣毋致滯囚為便左議
 政李惟清議大司憲成雲等孫溥事論啓時權輒處未及相通事出蒼
 黃似乎無情權輒適有事故未終而有辭色不得不爾成雲等辭免權
 輒避嫌勢難相容固當逆之因朴具謙所告捕捉水賊七十餘人被囚
 開城府而刑曹推之聽具謙之言于不干分揀則四五息餘程往復閱
 實為難依刑曹所啓秩高諳練朝官發遣推考閱實何如傳曰可○御
 夕講○臺諫啓洪彥弼崔沆事不允○以金璫為司憲府大司憲柳潤
 德為執義李賢輔為世子侍講院輔德元繼蔡黃允峻為掌令李熙騫
 為弘文館副應教○丁酉臺諫啓前事不允○戊戌 御夕講○臺諫啓
 前事不允○己亥御夕講侍講官朴佑曰常平倉乃我國家美典豐
 年則歛凶年則散例也而外方公債之納每於一石加納數三升以備
 耗欠而近來各官守令例以十九斗二十斗捧納而作平石國家雖遣
 御史摘奸而守令以剩餘之穀別作他石貯於私庫故難以摘發矣近
 年連凶一布之直米纔八九升各官之猥濫至此百姓何以聊生幸諭
 戒諸道勿令濫徵何如大抵近者廉吏絕無雖或有之四隣之官非笑
 於非本性廉潔者咸沮於為善矣九重之內豈知蒼生之困苦至此哉

○臺諫啓洪彥弼崔沆事不見○傳曰今日經筵官所陳外方守令公
債收納之時鼠子無面外多數濫取別作他石藏於私庫而用之故雖
遣御史不得摘發云予非不知也今歲則凶荒太甚民間艱苦而公債
幾已捧納雖不遣御史摘奸而常時觀察使檢舉若有憑公營私濫取
守令摘發馳啓事入道觀察使處諭之可也○庚子 御夕講○憲府
啓曰大司憲金璫前為刑曹判書論述未以其時諫院官負尚在臺諫
一體勢不得不辭請述傳曰其述之○臺諫啓洪彥弼事司憲府啓曰咸
鏡道都事孫溥六品未久陞叙未便請改正刑曹佐郎表贊人物輕妄
聽訟不合請述諫院又啓崔沆事皆不見○辛丑臺諫啓洪彥弼事憲
府啓孫溥表贊事諫院啓崔沆事皆不見○刑曹以白川強盜趙根孫
事報政府曰根孫以子弑父人倫大變天地所不容死有餘罪所當勿
論存歿明示顯戮懲惡警後根孫拒捕被射斬首豈可以此而不加正
律乎依法凌遲傳示回方何如政府以依刑曹牒報施行事啓依先○
慶尚道金山郡雷動地震泗川縣雷動○壬寅臺諫啓前事不見○以
成雲為判尹孫仲暎為大司憲○癸卯臺諫啓前事不見○甲辰臺諫
啓洪彥弼事司憲府啓孫溥表贊事刑曹正郎朴世榮踐歷未久以佐郎

觀之猶未箇滿而今越從五品即為正五品如此則六曹不重請速改
正諫院啓崔沈事並不允○乙巳臺諫啓前事不允○黃海道瑞興府

地震新溪縣地震聲如雷鳴○丁未右承旨丁玉亨以咸鏡北道兵使

柳繼宗啓本封啓曰啓本云京中各日奇別非徒列鎮皆知之胡人亦

先知之如此不已則軍機不為秘密故敢封啓而啓下時亦封付於兵

曹郎官勿使騰寫於單抄冊何如傳曰依啓道兵使啓本云會寧鎮

月十一日城底居住吾都里彼人中樞阿乙加茂鄉言進告內請界左

未得安接故會寧城底五十餘戶高嶺城底八十餘戶依接居生盡心

仰和親事聞知以將為所侵疑慮而今年七月間穩城鎮所管羨錢城

底都首長吾郎哈中樞每禿箭一介及手指木傳諭諸鎮酋長及頭頭

彼人曰彼人等上京不利河伊亂水洞住喪哈居處並聚時五鎮諸部

則弁五戶牛一首都里等或破毀農器鼎器中隨所得每戶出持而貧戶

親其徒哈尼麻車南詢巨節都骨五姓等使打造甲冑箭鏃牛

進告于會寧府使云則禍延妻子慮事進告府使開諭曰今夜思慮從彼

以嘉洩和親之誠一以恨汝決意之不快也若以萬倍之眾欲求鐵物

可從証自取禍我萬無此理如是曲諭然後厚饋酒食別曾蓋醬出

送阿乙加茂進告辭緣與前阿速進告大槩相同獨諸屯胡處每戶鐵
物收取兵器打造事阿速進告內所無之事阿乙加茂進告內胡人等
聚會似難而虜情所向非輕以常時鎮屬殘卒待變至今五朔遠屯他境
允馳啓事繞經一朔京中各日奇別下來故非徒列鎮皆知胡人亦先
知之右事雖至秘密不無漏通至為可慮故牒文除執吏秘密成送而
城底胡情隱于進人胡人在前鎮將之令雖赴水火無不聽從今則
雖易如反掌之事間或不從多有驕慢之心道內飢饉癘疫人畜但瘡
鎮時人事疑若兆亂更加措置備道南道軍士作意入送而各
鎮銃筒習放則並不得善放大炮五十六名不分晝夜下送事○戊申
御朝講大司憲孫仲暎司諫沈思順啓前事思順又啓典籍尹時傑心
行不善雖典籍不可容處請適正言宋純前日修撰全憲胤停啓之時
院議臺諫雖停啓憲胤自難仕於經筵官之意使啓達而不啓失臺諫
體請適近聞允邊報政府與知邊事慎密議啓而政院於出納之祭不
為秘密至於小各司書吏亦知軍機奇別使彼人相為耳目廟謀纒成
便即知之至為非矣請推政院而今後秘密為之何如上曰宋純被
論適之餘不允○傳曰司諫沈思順於朝講言軍機之事政院不密出
納至今各司書吏傳播六色承旨丁玉亨行公推考今後秘密為之可
也○傳曰近者冬享大祭欲親行而未果禮曹今以臘享大祭取稟亦
使之攝行每欲親行而未果未安于心今雖不議欲自親行但以避殿
時故問之耳行幸時不動樂而親行何如觀世宗朝雖冬節亦有親

行之時矣今日候雖寒不至甚酷故欲行之爾因大臣議遂寢○御夕
講講尚書侍講官李熙騫曰聖經雖無輕重然書乃二帝三王傳心之
典治平之本俱在於此故曰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
者也然則二帝三王所以致理桀紂所以致亂只此一心之存亡耳至
於太甲成王因而存此心云者夫人之性有安行者有利行者性之反
之其極功則一也願 聖鑑常省念此心也○禮曹判書沈貞參判
金克愷參議崔世節以慶興野人中樞雄古小等進告之意啓曰曹供
饋初運野人則減祿事一據陳訴矣但慶興野人等供饋後所訴乃鎮
將等進上數外貂皮濫取等事也在前邊將少失則禽獸之心例生怨
望此則懷怨非常以三稜木出告曰其一稜記進上之數其一稜記鎮
將濫取私用之數以木稜作記乃吾土文字也請以此辨之云然不可
以禽獸之言輕動邊將若以此推鎮將則爲邊將者不得措其手足彼
凶狡之輩事事告訐而難制若置而不問則怨憤之極潛通深處彼人
兵端亦可慮也此事朝廷不可不知故敢啓沈貞又啓曰下備邊司前
後啓本大意相同慮有邊費宜加措置傳曰自 祖宗朝厚待野人爲
其藩籬也近來爲邊將者其於待接不致款厚而有或輕易爲之至於